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十二

聖湖 高汝栻輯 沈自駉叅

甲子天啓三年四月

京師地震欽天監占候失誤 上怒嚴旨責禮部尚書書盛以弘疏誤司官以下失于覺察降三級調外任內閣葉向高揭救旋什之○大學士朱國祚予告回籍○聖駕親詣 太廟行祀典蹕旋至夜二更忽然地震屋壁動搖踰更迺止○滇夷遠來奉 旨嘉其效忠准與朝見犒賞以示 優厚○都察院都御史趙南星疏奏三

欵一特點河南道二員專心憲務院中事務一任查議

二巡按濫舉貪酷之吏者先行教誨使自行檢舉以爲

夕改之功慢不爲意則繩之以法三御史巡方每乞寬

限晝錦逍遙有一差而議升者今三差之例縱難猝伏

必兩差已滿咨訪稱而後議升報聞

先是南星有申明憲職一疏上嘉其公忠而令載之憲綱以垂永遠茲復補牘其未備云

升鄭三俊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內官趙

進忠韓文遠毆辱兵科給事賴良佐事聞 命司禮監

查奏嚴 旨詰責良佐

朝儀舊例外朝非係面恩不入內班病故退班廻避一時良佐患痰故隨例退班又署掌科印于五門外謝

思突遇二人詰問詐以實對即以擲餘撲抓衣冠哉裂詬詈不已訊其名遊趙進忠韓文遠也官非遺其安加猜于青鎖咎非失儀頓受辱于內陛太監之橫漸不可長矣

安首破烏撒其衡指揮胥良相死之水蘭之未發難也巡撫李㯤標下有胥良相者啓稟於公曰水蘭逆謀已久奢氏既反安必繼之黔中無兵餉猝然有變計將安出㯤曰吾已移張總鎮于平越遣黃都閫圖兵遵義堪爲犄角良相曰總鎮儒將也黃都閫能辨小敵不能辨大敵平越兵可用遵義兵不可用㯤曰然則奈何曰城中且招兵萬人積二年糧用許成名將之以觀其變㯤曰力不能既許成名已遣往安莊良相曰至少亦須兵

五千。根一年待新院至更作區處。標銜之其後良相以
祖母病乞假去別而泣曰烏撒孤城且與安效良相依
水西有難禍必首及良相隻身無子願以死報國乞圖
長策保此一方。標亦泣而應曰必不可支吾有死而已
良相去後甫一月而難起烏撒首被賊破良相自縊死
○操軍以給散月糧稽遲全營鼓噪恭順侯吳汝胤疏
聞 上命嚴查首惡治罪下部并查給散稽遲之故○
以林堯俞為禮部尚書○大學士孫承宗上疏乞休
上溫旨勉留遣官宣諭復賜銀幣羊酒飯厚之
五月朝鮮國擅廢李暉立其弟李倧事聞下部議勘李

景隆未嘗
大過蓋已
十五矣何
旦遂廢
置乎發廢
舉不蓋宜
具奏天朝
伴宜勒布
告明正其
罪初竟以
遽疾而廢
之耶

暉李暀次子以序得立李[illegible]其親姪也走馬試劍謀勇著聞常在暉左右用事管理筆札之役入春因見暉有瘵疾遂起逆謀謁乎山節度使李貴兵馬五百赴于京防禦又密約繼祖潛入太妃宮中舉火爲號倧率貴以救火爲名領兵入宮逼暉投烈焰以死并其世子宮眷皆行殺僇太妃

旨數暉之罪倧遂即王位

高陵樾曰新衙褁來貢獻不絕軍興往來給其匱乏釜山之役我實爲彼覆露使李暉世世守之無虞今不稟命于朝覓爾易位暉因妃之責是篡立之奸也查洪武年曾有李成桂之事維時恭愍王之道舊賦權以禍主國事而昏暴日恣王欽興師犯遼成桂以爲不可禍自知負罪乃遜位于昌圖王瑤後瑤又不僉國人非之請于恭愍王妃退瑤而惟成桂具奏請旨高皇帝因裁定而可之三百來奉命惟謹李[illegible]

不比于禍而李倧寧可比于成桂。又聞朝鮮欲從奴，輒念昔年那翼之恩，曾報中國。倧又係倭婿，屢立之衆，寔借倭爲之助也

禮部尚書盛以弘予告回籍○四川將兵會勦者首攻

永寧大捷

破麻唐坎、觀音菴、青山崖、天蓬洞等處，因而五處發兵進攻永寧，與賊戰于土地坎，奢寅親統大衆五股來敵，我兵殺敗賊酋，追至老君營、凉傘鋪，盡燒賊營，寅身中二鎗，斬其偽總兵等官，樊虎亦被殺死，復攻橫山八甲中第三與處，又攻青崗坪等處，斬級甚多，次日又攻土地坎，賊黨敗退于永寧城下，四面截堵，城中火起，軍民四亂，我兵殺入，于馬上生擒周邦太等，出降二萬餘人

將官之貪殘非一日矣宜正廷清一人

跳城赴水而死者無數督酋遂其婦女上江崖郎于江崖扎營我兵亦扎營于江崖之對江門一帶自此漸清餉道亦漸通矣報捷于朝○貴州巡案侯恂劾都司僉書黃廷清前以誅殺冒功爲按臣楊鶴所劾茲從兵入省殺人擄貨擄掠屠殺貪殘不可勝言部議追贓二十萬如律正法從之○徵遼東巡撫閻鳴太回籍聽勘以其與孫承宗不和也○貴州總理總兵魯欽等三路進兵徑入賊巢擒土司何中蔚宋萬化而斬其諸苗羅文化等○奢崇明父子自知罪逆滔天構結鄰夷經年冲突自長寧大敗黨與亦漸潰乃借水西諸夷以冲遵義

而我兵敗之、尤假西賊爲鎮陽之兵、爲背城借一之舉、四路埋伏、以待我兵、兵至扎營紅崖、紅崖者、天台水脚、婁石牛酸草等七國素稱天險、天兵曾未有至者、

推遼東經撫韓策、命下、旋以張鳳翔易之、

先是銓部會推遼撫、以韓策首上、而上心不悅、戶科給事羅崇忠劾其才長氣浮、不足以節三軍、乞令但輔舉以自代、上諭銓臣曰、朝官最爲要緊、前大推舉已自不堪、今須加慎、又問、所推之人、若各明開才略何如、何人堪用、何人爲某、以憑裁酌、于是部以張鳳翔、鄒名臣、崔應徐、韓策四人上、係兵部尚書董漢儒吏科程註、御史李時榮所薦、上遂欽點鳳翔云、

南京皇城與慶左房永福永壽二宮災、

留都宮禁、何得不許重修、其內堆積枯朽、椽柱寂無人到、野草滿地、不知火從何至、想枯木歲久遂

佞月師故老相傳、不能生火、
自焚之災信或有之

御史吳甡請舉視學大典、上以明年舉行、下部知之

六月川湖總督張我續報貴州捷音、獻戰象二隻、并象奴一名、時總兵張彥芳率衆提兵至羊耳箐林叢密闊口列馬步數千、後繼之以象、我軍銃弩連發、賊敗而逃至鴨池河四散、我軍奪其戰象并奴、斬級二百七十有奇、溺水死者不計其數○內官張守仁等索取冬衣銀兩、羣集工部堂上喧嚷、工部尚書鍾羽正奏聞、內官冬衣銀兩原係工部職掌、今歲領去歲之銀、此定額也、是將內璫橫肆、欲破格先領、以致喧嚷、殊非國體 上曰

各官多派銀兩自當屑處解進部堂公署不宜羣集喧嚷事下司禮監及御史田惟嘉疏諭然後有嚴查責降之旨復督司官慢事招羨夫日降諭咎起釁之張守仁責而降其三級著役

七月貴州巡撫王三善疏言臣力已竭欲移鎮遠候代上命吏禮二部酌議黔圍既解兵勢漸振督臣楊述中撫臣王三善勦撫異意便成水火三善謂安圖强梗逆我顏行元兇未擒不可以撫如剿以爲撫則扼其吭而剪其勢以撫爲撫未免吞魚之餌養虎貽患耳且三善有言餌既不足即機會有可圖未敢輕發亦未嘗專言

勑自述中夾意用撫而三善遂托疾欲去

按安位毋子與進士田景猷公文乞降聽撫又差漢把羽光祚生員田應谷投鳴冤冊于鎮遠總督楊述中述中烟曉諭禍福利害更責縛解與土苗父子方准議撫表紹等隨投降供狀願擒奢寅父子自贖述中仍發紹等回巢紹等至省羈留未發而撫按會議亦勑服安位毋子縛解安邦彥奢寅父子出獻然後請旨治罪出撫按之意大都主剿謂版章其地郡邑其土為國家百世之利將安位毋子偏置楚邊督撫之意謂黠酋孑遺與殘破郡縣尚難振起開疆拓土恐未易言且兵食未能卒辦不若議撫之為愈也勦撫相有與同而黔事不支三善之及于難有自來矣

詔八月十五日開內操○兵部尚書董漢儒丁艱回籍以王舜鼎為工部尚書詔以趙彥為兵部尚書黃儒炳為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陝西道劉之鳳奏言 皇

上起開內操竊抱腹心隱慮彭紀化言之皇上諭以不費錢粮宋師襄又切痛言之皇上諭以稽查嚴密不必疑慮臣以祠為不必疑慮者乃正大可慮者獨不慮此紫禁肘腋是為何地可容恃鋒露刃者時馳騁其中又不慮綰虎符握重兵是為何權而可輕倒授于巷伯之手以素不知兵之人統素訓練之兵即問之提督能自保其不伍譁而什躁乎能保其無投充顧替奸細雜進乎以盜柄之人而得操大阿之柄迨羽翼已成至尾大不掉雖欲制之尚可得乎哉昔劉瑾之變不旋踵而束手就擒者正以未握兵權耳假令當日綰方寸之符擁

甲士三千、滿朝文武。有環視而不敢攖者矣、 上以賣擾嚴責○福建道御史周宗建劾司禮監太監、王體乾僞妄說以撓公懲臣循祖制以盡職、清查光祿寺錢糧節省過多、 上以所奏皆係祖制、照舊遵行、不必爭執、

高汝栻曰國家方日憂餉而年來議加派議搜括議事例議捐典舖、一切苟且之政無所不為且各官捐俸以資涓滴曾不謂濫觴之極乎乃冒濫所在一涉內監。堅持不破。不知光祿日食君祿。即光祿一項歲額二十四萬。若供 皇上玉食每月不過千金中宮之膳每月不過三百餘金以次遞減獨內監食桌一貧銀三萬餘兩米至二萬餘石此外虛冒又不可紀極其所取國家者何奢而誅兩偶語輒起相爭世事至此可為長嘆

湖廣黃梅縣田義明煽亂知縣戴文、其平之義明以巳

東細民素習邪術，妄稱彌勒佛祖下界，與其黨佔據路
苑化、眉伏、龍三山，聚衆百餘，夷漢人等日舞劍覬覦，覺
約得舊衆，有僧寺欲去其座几，被伏劍殺死，衆救乃免，
舞執刃銃火炬，沿鄉騙嚇，不如意即放火殺人，參政盧
瑛田多方解散，猶未已也，文巽押兵擒捕之，擒將果有
陰風揚沙，撲面犬血洒之，伏沃其腦，而沙塵方息，義明
之外，有談春、喜田、宗偉等，所稱大童子、三童子、天符靈
官童子，又有火車童子諸人，先已遁去，惟義明斃于獄
云。○命降提督內操太監劉朝于南京，朝以盜室罪瑞，
寅緣脫獄，亡何以戎政內宣，給事中毛士龍，嚴爲抄參，

旨凡中寢、被以關援、遂得提督三千虎旅、至是以罪發覺屏逐、御史宋師襄奏言、今朝雖去、而朝所蓄之三千虎旅、安在乎、將聽其無統乎、抑另擇一人提督之乎、夫此三千人者、皆朝之腹心親兵也、代提督者不與同心、則提督危、如與同心、是又一劉朝也、況乎三千之外、朝所私養死士亡命、又不下數千也、 皇上但知去一劉朝、其害已除、而不知未去之劉朝、其憂方大、世豈有以蓄怨深怒之人、潛布親信腹心之士于左右、能保其不終爲患耶、聚之則內宦即爲內兵、散之則內兵還爲內宦、脫危冑而珥璫、卷旗車而陛戰、明示以聖明不伏用

且令反側得以自安不亦可乎。

廣西交夷入犯巡撫何士晉督率漢土將士驅逐平之奏聞　上嘉奬○貴州道御史王會圖奏失去庫銀乞勅嚴查以清夙蠹先是老庫十數年前被人盜去銀二十九錠天啓三年查失一百零八錠是庫也四顧垣墻屹然重門封識儼然庫外之人誰敢擅進半步則庫銀之失必與守諸役朋謀乃爾後先監督諸臣俱有鬚眉豈作此行徑昔楊紹震議及此事云此庫本是不清驗四五年開有一不肖者入庫盜銀爲守者所執節以盜去之銀均分以辦口[illegible]其人堅不肯吐第曰總四五年

聞之人一問可知也是以會晶疏闇後終莫得其故○工部尚書鍾羽正予告歸里 時內官逼取冬衣喧嚷部堂羽正受不堪之辱封印出城奉 旨勉留再三堅決不從至是始允其請

高汝栻曰天下不法之事莫大于凌毆官府蔑視憲臺況尚書何官部堂何地即 皇上待以不名而內臣敢呼罵而逼辱之其所損益不小也去不宜乎夫羽正之去不足惜朝廷失一海望之老成與名流之清譽甚可惜矣

大學士史繼偕予告回籍○上大婚禮成加恩近侍司禮大璫王體乾王之棟宋晉等俱廕世襲錦衣魏忠賢更以青宮供辦聖母勝羞之故廕姪二人其他梁棟等

不可悉數于是吏科程註奏言世襲太監祖制非軍功不襲兵科周之綱亦奏世蔭原非國典濫予不符舊例

上兩次旨下咸以近傳敘勞原有舊例且以伏行速之

○登萊巡撫袁可立偵報奴酋內潰情形先是復州偽總兵劉興祚即劉愛塔欲反正內應使金應魁賫送密禀求登撫免死加鈐牌票登撫因給與之命總兵沈有容率兵出海接應劉愛塔屢約獻城至六月欵約更確定于某日先取復州而復州守備王丙以舊仇發愛塔之事于奴憨憨發夷兵三萬圍復州縛愛塔去因盡驅其民北行而永寧蓋州南衛四百里之地盡失可圖之

模兵復愛塔復錯鎮江〇府羊守備張楷收復金州奴
以劉愛塔之故并金復等處遼民盡行殺戮逃難甚多
守備程鴻鳴等帶領船隻俱往青山將接遼盤招撫遼
民以四千計並無尺布遮身于是逃選丁壯列有三十
五隊因哨探金州城內有達賊五六百名統領該部島
兵并帶壯丁助張聲勢晝伏夜行齊至金州南城門下
舉火吶喊放砲軍聲大振達賊從北門逃去盤進城得
砲銃硝黃等藥若干斤大小鉛砲若干遂復金州〇貴
州巡撫王三善獻安賊偽軍師劉洪祖偽總兵宋萬化
家屬妻丁氏子米乖胤步玉妹宋氏四姐木銀敞骨事

偽總督陳勝偽總兵何中蔚妻任氏偽守備何中勝何應良等一十八名口陣斬宋萬化首級一顆原頒 敕印與其僭製龍虎旂傘刀弩大銅鼓一面諸葛銅鼓二面羅鬼袍等盾獻俘闕下 上命會官取夾何中蔚等五名併梟示宋祖胤等五名另議將陳勝等八名于途病故祖胤僅二歲步玉等皆在垂髫部議當從三邪沒入官爲奴

新草史恨猶不聞乎藐爾奴酋蓄以孤雛逆至滔天當事者何可不留心也

升余懋衡爲南京吏部尚書曹于汴吏部右侍郎時會推南銓李三才爲正懋衡爲陪銓式駁馮從吾爲正于

亦為陪、上以三才尚未起用馮從吾回籍未久故俱
點陪二臣辭、上曰此係朕裁不必猜疑煩瀆、
九月聖駕將于冬至郊天、內監請用民馬發監調習歷
頒　上許之、太僕寺卿柳佐言舊例　聖駕郊祀各監
局及各衙門隨從騎坐馬俱御馬監應用萬曆年間始
請討寄養馬匹、況塤大等處共馬九百餘匹御馬應有
焉三千餘匹、其費不啻數萬而不以之供一日之用何
也不報○革招練副使劉國縉職聽勘李春燁奏其冒
濫也○戶部尚書陳大道予告馳驛回籍以李宗延代
之○吏科給事李春燁奏勘登萊舊撫臣陶朗先監軍

賊攻渡河
虜將席捲
兩下賊反
汴守心淵

御史游士任招棣副使劉國縉各兵馬錢糧費餉朗先
爲重故先以朗先一案奏報計朗先任道任撫已踰五
年數十萬之餉盡屬侵欺疏入 上命原籍撫案解朗
先至京法司勘問追贓○升錦衣衛千戶王朝寵爲都
指揮僉事以 皇祖妣懿親故特升之○起升兵科都
給事楊漣禮科都給事惠世揚禮科左給事魏大中
九月經筵畢因進 光宗皇帝實錄上面賜內閣輔臣
葉向高等各馬鞍銀幣有差○吏部尚書張問達引疾
乞休 命加少保新銜歸里○直隸巡按御史崔呈秀
劾知州汪心淵侵冒錢糧事下部○南道御史游鳳翔

之方亮度居學
蒸掂選耳
常障之功
未足嘉保
所叙錄而
反以身當
懲艱此劣
人所以厭
心也

疏奏紅夷作亂，既彭湖築城，脅我互市，而副總兵張嘉策擁兵數千，閉城自守，諸不法欺罔狀。上命撫按官督率將吏，悉心備禦驅除，一切安攘事務，許便宜行。

高汝栻曰：紅夷非我族類，橫處海濱。但一葉中流，令且俄然勝雄，甚至要挾互市，騷役人民，劫掠廬舍，斷絕商賈，半多內地奸徒，與日本私來勾引。今不早為處置，恐與化之變，即在目前，而浙直閩廣俱為搖動。關白倖事，可為寒心。

升左光斗大理寺左少卿。

十月，東省冦平，加恩元輔葉向高上柱國，韓爌左柱國，何宗彥、孫承宗少傅，建極殿朱國禎、顧秉謙、朱延禧各少保，武英殿魏廣微太子太保，文淵閣麼實加陞，趙彥

太子太保應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陳道亨等各加俸一級銀幣賞賚各有差○奪刑部司官佘繩訓巡風主事洪聲遠兵馬段果各一級是時會審李維翰楊鎬李如楨熊廷弼王化貞達奇勛賓承武高出胡嘉棟等出入長安門扭撩長板但令家人持拏風聞于 上上降諭切責因以奪級

部此亦玩法之一端

舊例犯人係山東司管印郎中掌管巡風主事驗明出部之後帶領兵夫押送則南北三城付兵馬又至長安門帶領旂尉押進則錦衣衛千戶也凡在刑部諸犯例于出監時上扭鎖押該司票封長枷而後解出出長安門魚貫入省惟翰九人則謂曾列衣冠數頭可憐遂乘朦爽之時自內監點出逕不入司郎明笠蓋使家人草撩至長安門意圖先期潛入偶遇守門內官可叱始帶枷具云

道南昌府知府湯道衡下刑部獄查盤老庫錢糧旣而戶部劾明詔還原職先是道衡爲戶部員外典主事楊某同管太倉老庫及道衡歷任南昌御史王會爵聽楊紹震之誣詞而訐之及道衡就訊該部親詣太倉驗視鐵門重扃草木叢茸匙鑰收之總督經年人跡罕有到者是以得爲昭雪○十二日戊時　皇第一子薨追謚懷冲太子○以御史熊則楨請召還刑部尚書王紀併御史方震孺游士任　旨以沽名市恩責之○禮科給事熊奮渭疏言謚法關係甚重品評宜公條列禮樂文章事功節義四欵宜加申飭事下部議　詔中外直省

祀始閔良極矣內難喧哄以擧尚書門譁鼓譟以陵御史甚者邪黨橫行以致于禍此事之極異者

暫免行刑以宮中喜事臨邇又復郊祀首舉大典遵
皇祖例也○登萊總兵沈有容三路燒殺賊糧併火砲
打死奴衆賊聚衆復仇我兵設計截堵斬獲甚多賊尋
遁○門軍虛冒御史趙延慶奏　旨査革軍士因兵部
檄下操西營將領羣譁而起至趙私寓混打拋擲攤圍
不去御史微服而出其執旗號招者一人執竿而前者
百人至後張拳詈罵漸至數百伏至部門譁噪不已西
城御史熊則楨發牌諭令解散隨闖于上旋命首惡正
法該營把總分別究處○南京廣東道王允成奏累朝
應謚未謚名臣仰祈補謚伏見　皇祖御極二十年來

部科酌定八十一臣應爲易名者悉賜欽點近代有會議五年以內謚典之旨南北諸臣各有諭列臣等嚴加詳核自開國以至嘉隆共舉十五臣而近世止舉三四臣大都詳于舊而畧于新者時除革除靖難方孝孺鐵鉉陳廸暴昭黃鉞已經先後闡揚奉 旨部覆外開國謀議之臣二人曰學士陶安御史中丞章溢開國死事之臣三人曰南昌府知府葉琛曰縉雲伯胡深丹陽男孫炎內閣翼儲之臣一人曰左春坊解縉兵功之臣四人曰都御史高明曰工部侍郎孔鏞贈光祿寺卿任寅都御史朱紈撫綏之臣二人曰都御史黃紱都御史徐

恪直諫死事之臣二人曰按察使周新贈光祿寺少卿蔣欽行人贈御史孫陽近世四人曰光祿寺少卿顧憲成光祿寺少卿涂杰兵部尚書王世揚都御史王象恒事下部伏○戶科行考成功令嘗革職者南昌知府黃元會等十人當住俸者青州府知府柴寅賓等三十餘人共五十二員尋釋之

高汝栻曰錢糧征解出自州縣而府爲監督之官藩司則考其成者也行法自上而下則首當及于藩司次及府又次及州縣行法自下而上則當及州縣次及府又次及藩司茲獨責之該府則是自府而上皆爲受過自府而下不蒙顯戮以前既屬漏網之魚以後盡爲驚繳之鳥況革職之法原以處貪墨非以行催科彼貪墨者尚將何法以處之此令一行人各愛其官莫爲愛此百姓者不肯有司借以快其箠楚因

以賞其濟楚天下
于是乎樂民生矣

待郎余懋衡曾于汴予告回籍將會推四人正推者既不用而得旨者不免坐交通之疑二臣內不自安回籍

○二十九日　皇子誕生詔公侯駙馬伯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并　皇親官員俱于閏十月初二日赴會極門領賞

須給費用等項取太倉庫銀二十萬兩太僕寺銀十五萬兩順天府銀五萬兩凌奏給賞慮當財用匱絀之時借此以充備蓋亦甚便而諸人之賞非萬不可已者闢其源不若節其流有來哉

閏十月湖廣巡撫薛貞奏辰州府沅陵縣清水坪民家牸牛生犢一身三尾二頭當即剖殺二心三腎瓶坪溪

民家毋豬生四子最後者一長嘴豬身人腿雙眼腿皆無毛興聲驚人隨斃之○套虜要扶不遂我師出兵應之大捷奏聞詔于十三日辰時告廟宣捷○總兵毛文龍泝入勦奴大捷詔賜銀幣仍發帑金三萬充賞功之費○改孫瑋爲吏部尚書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鄭三俊爲左副都御史楊漣爲右僉都御史供協理院事張經世爲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升張鳳翔爲兵部侍郎以妖寇蕩平調度得宜并叙其功也○廣東道御史李玄疏言衙門最緊要最關切者無如吏曹而吏曹中最濫觴最敝壞者無如銓選之法爲甚近日請選者無論

痛徹言之

正途雜途人人站立不定有墻壁者托居間以關說無墻壁者行賄賂以鑽求打點既到方上卯而得官安排未及即經年而守候望選愈急則賣求者愈力京債成千成百不顧也候選益久則使費益多展轉而典衣典子不恤也未出國門一步先樹貪官之根若到地方之後那肯做愛民之事此吏治之日汚銓政之日壞也銓政之日壞由選規之未定也選耶無非賢者但沿襲日久幾成痼癖且司官兩月一轉速如傳舍整頓之未遑若不及今清楚一番仕路終無宜朗之日專下所司○

詔斬鼓譟門軍首惡張文舉等梟示其脅從不究○進

鼠怪

此豈詩之所歎碩鼠耶

封太子太保新城伯王升爲新城侯男王國興升錦衣衛指揮同知甥王國太錦衣衛正千戸〇以李起元爲南京戸部尚書〇南京廉宗膚鑑監坐陳鼎相謀逆〇

十一月初一日冬至　聖駕親詣郊壇行郊祀禮畢

上念天寒軍士守衛勞苦即還宮〇薊遼總督王象乾奏言屬夷遣使叩關從前撫賞敘詔荅之〇冊封慧妃范氏爲　皇貴妃以其生皇子也〇陝西鼠怪鳳縣東關外飛鼠成羣在地食穀甚速居民捉獲一隻狀若捕鷄之貍自首至尾約長一丈八尺濶橫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爪趾前四後五毛細軟深

長若鹿之黃黑色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能飛符不甚高命屠剖其腹而黍粟飽滿幾有一升事聞按院憲牌仰縣捕捉復獲數隻本院臨驗其首若兎其尾若貂兩旁肉翅與前相同夢視前更大頭色皆白與家鼠之黑色尖尾者又逈別嗟夫怪鼠雜生山谷剪食禾黍共作災眚是亦大異已○奴酋犯牛毛寨總兵毛文龍設計斬獲生擒解獻闕下○雲南巡撫羅汝元奏沐府莊店宜割屬有司 上日莊店仍歸該鎮責其出力封疆特嚴行約束不許倚勢害民

高汝栻曰沐氏莊店西南郡邑所苦其擾也萬曆三十一年當事諸臣議割而歸之有司矣沐鎮廷寧其

富業眞氏安享其㤗熙利莫大焉頃有狡黠之徒欲借勢力徼賞晉㳂者沐氏具奏得旨于是中外惶惑故元具疏上請　上乃仍申前旨嗟嗟沐氏子孫生長富貴未必如西平昔自之聲靈能顯詔蕭夷也弟
聖明着念世臣暫歸晉業則沐氏之拜
恩何幸哉亦宜自爲之計矣

工部尚書王舜鼎奏言今日治河以疏汛河身爲第一義河身汛深即以所汛之土幫築隄岸河安故道庶幾河可無事而議者謂費大未易動嗟嗟使河而不至大壞猶可相安于無事只恐欲省費而費不可省將來且什百于此耳故爲目前計則堵築夾口并力縷遥委在所急爲久遠計則疏汛河身元伏故道亦以難緩從之

十二月雲南沺海衛等處地震隔聲如雷樓箬崩裂城

塜震倒者五百餘民房倒塌者不計其數日夜連震五次同日五處皆震○戊李可灼○以喬允升升為刑部尚書○吏部尚書趙南星疏奏剖露良心大都謂在內之講升講調以及于存人在外之咨升保留邊俸以及于調煩向方習為固然今覺大為非是識切時弊 旨溫褒答下部行之○山右哈剌慎部夷郎素貴英作亂樞輔孫承宗遣總兵馬世龍率兵勦捕賊潜遁先是永平道張其稱李只素報郎素等三十六家夷人于前月回巢留達子三百餘騎存于遼東城外打圍牆要作反又孫坐門克人讓李召台報山右作反係郎素三家撻子

此番殺掠明係郎素為祟

將意小有殺傷即當勦討豈得事事姑息如叢尒敖游行忽迴深開延直亦欵夹也玩冦養驕遂至于此

離豈之際兜已久則修呆矣若

按郎素乃長昂之孫貴英為虜中頭目住牧喜峯口外近挨賞于關門桀驁狡猾至斷通事之髮燒高臺之舠徹去坐門夷人除與水以桌為拱兒坐門不徹而高臺江西既徹而歸獨先靈寺地未歸也此在九月二十六七月至初九日百數賊騎深入黑庄窠地方見有徹備等夜潛逃○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謂舊例差滿御史回道咨訪考察上命開載憲綱永遠遵行○叛逆奸細韓宗功等伏法宗功原任副總兵令叛歸奴王登來州代奴探路竭山海有兵馬從喜峯口進在張家灣潛住探聽廷覘西城崔奇觀獲之原與逆犯劉保通

亂常人情之偷安日甚則浸淫即爲多事此南皇有宸斷之由明也

謀往來京師劉保已誅宗功逃脫今復批獲并獲其子韓扳桂眞達子董成俊等遂下法司戮于市

乙丑天啓四年正月王師進搗大方大捷時王三善同總理魯欽等領兵渡渭河深入大垻洪江鳥岡等處賊衆潰散酋杜輝安位焚毀大方老巢竄入火灼堡賊首安邦彥奢寅逃匿織金洸蕩賊巢安氏衙門在爽盤嶺僭擬王府較先年楊酋堂室奢侈十倍撫院按轡而入收拾灰燼整理廬舍民聞風來投者日以千計漢把部等乞降救出田景猷劉志敏楊明楷董兆麟遵義同知張珉鵠及著避洞夷難民是役也我兵自涉山椎所遇

三善可謂勞臣亦可謂能臣

得大捷之後賊胆寒黨潰所借烏芸等郊夷望風而奔勢如破竹竟成灰燼

高淑杕曰王三善解會省之圍尼十八大戰而黔中所係咽喉無若洪邊十二馬頭與龍里一帶蓋十二馬頭西接安酋水外六目之地縣亘數百里當賊會之衝龍里居新添平越上游碁布數百寨而抗省會之吭安邦彥敢于跳梁特有此也復有宋萬化劉洪祖以佐之故邦彥圍城之初潜入城中圖從內潰餘隱於見走壁飛簷懸千金賞令萬健卒併力擒之不得忽而躍出犯平越破龍里自稱龍里王與何中魁一倚一角飛而食人致令全黔火斷烟消一望千里橫尸流血白骨如丘燐光夜燭其嘯聚苗仲數十萬圍省城兩閱月三善竭力盡心躬冒矢石而後解圍解圍後諸苗蠢動所在見告邦彥捲土重來猺山寨蟻聚糧積餉冀死灰之復燃三善復殲其巢巢千餘寨剪滅無遺功亦鉅矣哉

則遣巡撫佴解妖首王好賢等至京下法司訊問妖首

王好賢者其父乃王森家居深州以救一妖狐狐能言令森斷尾藏之。自有異香襲人。人聞其香皆願歸附。稱爲聞香教主。遠近响應。俄而森死遺資巨萬。好賢以此購募邊塞勇敢之士。謀反益急。而景州于弘志山東徐鴻儒羣然附和約以八月之望。三方同起。鴻儒等以他事相激先發。後詞連好賢。至是爲薊遼巡撫所獲。刑部擬以即付處决餘黨悉宥。命李從心爲三邊總督。馮從吾爲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田惟加請召還科臣毛士龍侯震暘熊德陽賈繼春江秉謙等至者選宜速年例當減下部知之。大學士何宗彥李。原任吏部尚

書鄭繼之卒。議停推遣薊總督。時東酋爲逆。兩虜紛紜。督臣王象乾以兵部尚書行邊任撫事。極力提挈。遂有端緒。似乎專主于撫。毎恐防者生事啓釁。而主防者亦苦于主撫之說而難防。以兩相成之事。至于兩相防。以兩相兼之人。至于兩相卸担。不便甚矣。夫既有督臣。不必有經臣。經臣既能任事。督臣即當罷遣。是以大學士孫承宗有疏乞休。 上攸詔曲留。至是乾象以憂去位。例當推擇以往代任。衆議紛紜。或曰宜推。或曰宜停。即欲推而難其人。有其人而無敢任。故部有暫停之議。明旨直曰邊事重大。督師承宗既自請担任。總督官且

不必推

二月推南京吏部尚書鄒元標北京戶部侍郎鄭之俊之俊等皆欽點惟元標未下踰日旨從中出云鄒元標年已衰老前在朝中行禮艱難朕所目見況留銓重任亦要朝陵謁廟恐非所宜還著另推來用○詔十二日開講○盜殺長興縣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隨獲賊首吳野樵徐山施立甫石二房及窩盜許畫匠寘之于法有恒族人來縣干謁有恒薄待之因與白蓮餘黨吳野樵等結連于除夕五鼓乘其拜牌執而殺之并殺其主簿天明民兵漸集賊無所往從縣舍後逸去隨獲正

法。○御史吳尚默請定吏胥稅役，以補民賦之不及，

議以清查其頂首、兩案數稅之，照民間田房稅契每兩納銀三分為率，又限其年月而更替之，當該以三年分滿，一切書辦等役，亦以當該為率，滿則出缺，行本衙門官考擇其勤謹者代之，代者納稅，中有奉功令文無害者，不易其人，必易其契，而照稅如前，庶可補額餉額內額外虧欠之數也，時未能行

大學士葉向高再疏乞休，先是神廟時，閣中止向高一人，處宮府隔絕之秋，事不如意，終日愁悶，每中官到，與談宗社大計，輒為泣數行下，兩房官皆見之，中宮老成者，亦為之嘆息曰，好時節受用宰相，都被別人做去，公却來此受苦，八年間，未嘗一日伸眉，幸　神宗憐念，放之歸里，有如更生，至此時事，又不如前，所以再疏乞休

其疏辭曰、臣先後共事諸臣、非死則去、死固人之所不免也、每見去者、便艷爲登仙、自咎行能淺薄、何敢望人然以十餘年之奔馳、而欲徼一日之天恩、以從諸臣之後塵、聊偷延于林下、只願批准回籍調理五字、只此五字便是臣續命之丹、超生之路、勝華袞之章萬倍矣、

上遣鴻臚堂上官宣諭懇留、巡撫周起元奏報織造錢糧欠額、并辨府佐姜楊無罪被誣、事下部、後削姜楊之職、兵科給事胡永順劾兵部尚書張鶴鳴爲本兵時一籌莫展、但阿附舊輔、拜廟焚香、呪死奴酋、陰固寵、及當出視師、以頭撞柱、流涕破面、撒潑罵朝賴元輔

三善此處未免疎虞

以正言折之、遷延而去、盈庭白簡、公論難容、且及其撫
滇費餉無筭事、疏留中○貴州巡撫王三善自大方回
省、墮酋詭計、以兵潰落馬自刎、副將秦明屏亦死之、遵
賊安邦彥奢社輝既敗而逃、撫臣留駐大方、邦彥日夜
借兵于各土司、斫指爲誓、以祈伏仇、漢把陳其愚者、目
把中猾桃也、詐降撫臣、信之、每出與其相度某處可府
某處可州可縣、至是自大方回省、其愚已易名爲嘉謨
覘傳謨山後遇賊、撫臣勒馬回救嘉謨、故勒馬銜撫臣
墮地、于是羅兒蜂擁、將我兵盡圍、撫臣自知不免、將印
付家人、囑令護持而去、乃抽襪中小刀自刎、頸皮已破、

從者奪其刀。撫臣斥詈大罵賊遂剮其首以去。經營三載、一隳累功賊勢復張、甚爲可恤。

按其愚與邢彥之孫邢俊最契去處僞檄一道字字皆出其手中間一段指斥至尊尤爲可惡自負精通地理叛撫家以爲黔人監軍道安位爲其所愚相爲可用所以撫臣信之在貴陽作水西耳目城中情實秋毫皆密輸之身雖降而心實在水西後督臣蔡復一至根其詐悟撫臣奏尚方劍誅之黔人歡舞

升右光斗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勑遣總督王象乾奏屬夷縛獻生夷、夷人求欵抵賞罰贖且懺罪輸誠守哨、悉加舊約、　上嘉其威信讋服控取得宜仍賞以酬勞。○加田爾耕太子太保以其總督官旗緝補有功也更賞以羊酒新鈔綵叚材照例升給爾耕尚書

田樂之孫以軍功補蔭錦衣實緣忠賢之門遂得美擢○總督王象乾丁艱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回籍象乾行日軍民擁道遮留三十六家伏地痛哭不起蓋德望威靈素洽華夷故也今去而議代難其人有停擢之議既而謂不可已因急催代○山東道御史王尊素直陳時政十失復言內庫錢糧稍通改折金花舊額暫取濟邊而羣臣每言必稱內庫仍舊解進不知天下誰之天下而欲留此朽蠹也又云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慘于伏莽毫末不戒將尋斧柯　旨責其天下誰之天下等語謂其摭拾煩言別無謀畫奪俸三月

○刑科解學龍疏劾川貴總督楊述中、觀望不救、引避陽之圍、賀蘭進明阻兵爲證、又云鎮道而下、皆逝響而歸、被執者、黔撫臣、赴賊而死者、獨秦明屏乞勘明議處旨是之、○聖躬偶感風寒、宣輔臣及太醫院官至乾清宮診脉、輔臣恭問萬安、 上賞銀幣、仍 諭入閣、用心辦事、諸臣叩頭而出、○詔復推薊遼總督、以與用先任之、

三月京師地震、○妖變銷除、地方寧謐、升馮嘉會兵部右侍郎、廕子入監、○四川道務、擒獲貴州叛酋奢崇輝崇明妻安氏、僞丞相僞都督等官、器械戰馬無筭、奢寅

杭城有六救火者皆搶火者也出于市民者什三出于營兵者什七

賓匠隣士為招降水西偽侍郎羅擢魁等六千餘戶○浙兵鼓噪仁和陸其張燈失火延燒居房各營兵以救火為名因而搶掠反與市民爭諸民訴于把總兵遂洶攘亂杭撥道道因朴責諸民以謝亂兵亂兵折毀更樓撻辱把總兩游吉跪拜求之得免兵驕不已則思逞既得逞而且媚之長此安窮耳當事者所當深念也○福建道御史李應昇奏言今之議者但知急財用而不暇急民生但知憂邊鏂而不知憂內地陳十害五反乞早禁革清理毋使貪墨長氣塌冗推時而貧民呶呶月在水火以傷平明之治又言修省莫切于修身修身莫先

根本之論

于省心伏讀祖訓有云凡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長飲之歡蓋聖祖誠意正心脩身者如此伏願皇上毋謂體已康而足恃毋謂災已過而可忘以臨朝御講之敬推之深宮燕閒之中以宣醫餌藥之心推之快意適觀之際屋漏儼臨出入淵凜則祈天永命之第一義也又曰宸居清禁生氣所聚且宗廟社稷之靈在焉而銃砲雜喧震驚地脉魑魅之象地寔應之似非所以安神靈而保和氣也即皇祖故事曾一舉行而當時未及兩年旋即傳 旨停罷且日內外之分殆無常操之理 皇上三伏斯言可以洫然悟矣 旨以

實優責之○詔貴州總督楊述中解任回籍另行勘議江西建昌府德安王校尉撻辱生員孔胤燈時諸生鼓噪聚閙 上命查革為首之衣巾本府通行停科命參處知府提學撫臣韓其奏言提學王元會新轉未任請及寛政此將長史府所呈有名生員不許應試從之○以趙南星為吏部尚書南星上再伸良心一疏謂臣老矣民心尚在所謂竭志力于陛下者不過大小臣工各以良心為社稷蒼生而已又曰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可以救民者莫過于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貪污絕無者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

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又曰天下最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亂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然莫急于懲貪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帕自十二金至一百且有至二百金者此皆何從而來謂宜以儆跡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然而後具奏追贓正法如有所囑受賄曲爲庇護者臣參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兵部議設立標營命于京營選鋒壯丁內擇取二千名馬六百匹詔從之

按標兵倣制于留京准法于邊鎮咸有親兵以備緩急兵部職守禁廷爪牙王室亦不爲過第率領大隊各行副將王承恩修建帥府者所正陳大同提督則以東廠司主事劉承基無論糧餉禮部鑄給關防工部

製辦旗牌。紛紛多事。何如仍舊三大營之爲愈哉。

刑科阮大鋮遺吏部尚書趙南星書曰、吏部有秘密藏陰符經、又曰升轉請告者、皆影下首相代、外人有項首之論、南星欲革此弊久矣、見書毅然有振作之思、遂上疏曰、吏部四司、惟稽勳司一人、餘司皆二人、想以稽勳事少之故、然今日之稽勳、皆儲以爲文選考功之用、不若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及、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之調吏部、呂坤黃克念等同邑同司之例爲言、上從之、于是南星遂調職方司郎中鄒維璉爲稽勳司、以備他日考功、以管外察、維璉江西人、原任主事吳羽文亦

江西人羽文遂拘舊例杜 中去維璉終不敢復任求其故刑科傅樾互有煩言 上疏微刺羽文求去益堅維璉亦上疏力辭其疏微傷過激以致紛紛捐爭復及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引故內臣王安中書汪文言以致諸臣或辦或解或參駁同室之中互起戈矛廟堂之上幾成聚訟是何光景也 上曰中外多事大小各官當勤職業不得爭論口舌更不得私憤攻訐致傷善類

按守太徽州人原係武學不第元年納貲入王安之幕玄年邵輔忠論劾奉旨提送刑部問徒三年更名文言仍伏入監遇纂修實錄躐授官貴遺庇內閣中書往來于大老之門致身于顯耀之地內外交通之

爭，未必無之。然卒以此傾左魏諸君，釀成大獄，豈不寃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各疏自辯，并乞休以謝言者。上曰：左光斗清望，協侍風紀。心迹自明。大中新擢吏垣，到任供職。

葉向高曰：世路如水，微風吹之而生波，疾風激之而成浪。故欲水之平者，當息其風。以今日之風而求波浪之平，即馮夷海若亦束手而莫知為計矣。自唐漢宋以來，一有于此，便與國家相終始。中間經多少賢人君子，費盡心力，不能消弭。至使人主嘆息，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要之病根所在，只是爭官競進二字。念牢不可破，日甚一日。舉士大夫無賢愚不肖，精神命脈，皆歸併于此。而又公然講說，毋知畏避。有不遂意，恣謗橫生。觀此光景，令人轉思昏夜乞哀者之為高也。

敘漕運、河道、淮揚巡按，并道將平妖功，

陳仁錫曰東妖發難鉅野鄒縣曹爲窟穴餘氣四煽蜂擁威縣亂夏鎮戕成城刼貢艘截糧艘勢同撓棟災甚剝膚使其盤踞東達則全漕爲梗設或順流而下將豐沛可虞乎妖跳滕乎鄒縣刑濟救漕運河道之功宜也而崔呈秀爲淮揚巡鹽于此地方尚遠于芟夷何功而儼然敘之乎祇見爵賞輕而倖邀易矣

福寧州軍變釁起倉官林廷桂之盜竊軍儲怨叢于州同徐士璋以其受賂寢閣王州守又庇佐二而不爲調解于是刁軍流民張天錫等揭竿而起物衆閉城辱官毆吏圍署樹旂折屋詐財城門閉者十有三日守道朱震生解散旋就寧謐○削管北鎮撫司理刑印務劉僑籍以許顯純代之王恩敬侵占牧地漁利多年共計八百餘頃下鎮撫司問讞上獄詞上責其泛濫含糊牘

受所賂且以問汪文言事不遂璫意遂削之○延綏巡撫翟鳳翀奏榆林兵營猪妖示異猪一頭二身二尾八足

一首也而分身爲二分尾爲二又分足爲八有始合終離之象焉有四分五裂之意焉查晉元帝建武元年有豕八足後有劉隗之變武帝太元十三年京都人家產子一頭二身八足後遂習用事漸亂國政則各徵可虞而修省宜急也

以察復一總督貴州兼巡撫統轄節制調度兵餉

月詔大理寺卿升戶部左侍郎林熙春准馳驛回籍此異數也故有後不爲例之旨熙春疏辭不允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十二 終

貸剖骨
言髓人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十三

聖湖　高汝栻　輯　　高嵋悰　崿崞　較

甲子天啓四年五月刑科沈維炳請止立枷其疏曰立枷之制法不麗于五刑慘更甚于肆市自二年以來死枷下者六十七人就令三四月已斃者十有二人中間豈無罪疑惟輕帶累駢首者而一板籠頭立至糜爛甚可傷也　祖宗設三法司凡情罪輕重必取平焉故人雖犯與死比猶肯泥首對簿法司一聞金吾緹騎身未校圄扉而魂已落重壞矣況一入錦衣之門究竟得免

帶累

國立枷前後之

而驗之者也讀此三而積怨刑訊繁騎四出者豈有人心也哉

罗議亦須苦楚備嘗血肉淋漓問官苟非屠伯當此寧遂晏然况坐密之門一開則監謗之含冤必衆羅織之經可慕恐設變之人自有此劉僑所以甘心削籍脫此狼毒而不悔也動煩駕帖之秘僉頻驅邏尉以行傳此輩奉駕帖而往犀虎飛而食人張牙吮血動輒破家甚至市棍因緣爲奸假稱胥指鄉愚得生爲幸寧顧倒囊官府知而緝查發巳歎散類不勝言販入不下○奴賊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敗之

盤守金州探得復州達賊標掠恣淫于三年十月領兵襲之奴衆奔竄奴大憤益衆來攻盤以衆寡難敵領兵出城伏于山間俟其入城棲息巳定伏兵圍之飽擊刀斫斬獲無數奴擲器械而奔以兵少攏之不

故泗復州移兵于旅順三山口偶有風損兩船內有泗州兵千餘名兵民賴以存活今正月奴又率兵來攻旅順我兵奮擊賊不能下遣使招降艦卸斬以殉于是團鎰急盤詰伏南北兩山夾攻虜大敗而去

○魏廣微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入閣辦事○大學士孫承宗稱病乞休舉兵部尚書趙彥自代 上懇留之○陞長興縣知縣石有恒太僕寺少卿王簿徐可行湖州府通判滕縣知縣姬文徹太僕寺少卿各廕子一人入監讀書○樞輔孫承宗進呈車營圖冊 上以壯猷猷畫加之

其全疏載存疏錄詳敘不克錄然讀其全疏

六月內監魏忠賢逆黨怙勢作威擅權亂政欺君藐法無君無天右副都御史楊漣憤其大負 聖恩大干

則知世宗遵祖宗法嚴朝廷事然君臣之近於法以狀幽人之公信者也

祀制撤其罪之大者二十四欵以參之其一專擅肯意多出傳奉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諂讓政事之堂幾成鬧市其二交通孫杰論去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急于剪巳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其三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莽玉以贈其行是何親于亂賊何仇于忠義其四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鏡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㴶交

忠賢權則
歸之發其
封殺者發
供者偏左
有院畏而
而不敢言
懼於庭之
餘其對逆
者逐錮著
細於延天
旨觀望兩
不敢言直

構陷之例藉去顧于側媚善附之人破格黜用畢加一
品以歸其五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
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詞以錮其出並負欲門
生宰相乎其六爵人于朝莫重庭推推皆黜陷致一將
名賢不安以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其
七滿朝薦文震孟等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
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
難饒其八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貴人以
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謀之私托
言懸病立刻淹煞其九裕妃以有喜傳封忠賢以抗不

有無讒誣。宮指國寶。買戎投叢。附杖偷門。枇壁試步。術盾佐戍。促克門客。逞其所喜。亂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投而外發之外。行於而內應之向背。怨程勝路。立以

附巳屬其私比。程無喜僞旨勸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其十。中宮有慶。巳經成男。乃繞電流紅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其十一。

一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治成堯舜。不可謂無功。 皇上翁卒受命。擁護防衛。亦不可謂無微忠。忠賢以私忿矯旨擅殺于南海子。其餘大小內臣。無故而被殺被逐者。又不知其幾千百也。其十二。今日討賞。明日立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河閒府毀民居以建牌坊。築愁築怨。引恨吞聲。其十三。今日蔭錦衣。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

臭諂勢之鉗目不知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荷祉戾七貴何以加茲其十四手滑膳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數命其枷號家人者欲排陷皇親也其排陷皇親者欲搖動三宮也若非閣臣力爲護持宮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與大獄矣其十五良卿注選章士拋以爭牒窟傷其墳脉托言開礦而致之死其對六伍忠敬胡遵道侵占牧地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草菅士命其十七用士朴執糾臟監一事原提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宮不得詞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致使士朴困頓

以去其十八北鎮撫司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其十九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詔責及回話臺省交論又再發王言幾成解組其二十東廠原以察奸細非常不以擾平民也忠賢受事雞犬不寧野子傅應星等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為之投匿打網片語違忤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不從閣救而應星等造謀造意尤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禁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惡恐未足語此其二十一薛宗功潛入長

殿庭之間都城之內只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大小臣工積威之所劫亦第知有忠賢而已

安打點實往來于忠賢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其其發銀七百兩更創肅寧新城新城可作娟塢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處其廿二謀同奸輔沈漼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安知無大盜刺容東處西藏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發于肘腋可爲寒心其二十三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驕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洒道人人駭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故駕四馬羽幢青蓋夾擁環遮儼然乘輿其罪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煩有徒其二十四忠賢今春走馬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

> 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柄。至弊出孤。言及于此。可爲寒心。

故忠賢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既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賊子亂臣。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兒于肘腋間乎。疏成。意欲于午朝期而奏。出疾雷掩耳之計。繕寫甫竟。次日免朝。恐再宿則機洩。且害成也。遂循例封進。疏入。忠賢亦惴惴懼禍。欲結輔臣韓爌說回。爌嚴拒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幹。遂令廣微條旨。廣微忠賢素以同姓固結。漣疏中復有門生宰相一語。微謂其侵己。恨之。是時忠賢亦有疏辭廠。疏先下。備極溫慰。次日迺下漣疏。切責不少貸。漣更憤激。莫袖裡補

> 斯時忠賢恨疏之念愈深。將危疏之術愈

言深狗當紙則教揣只只若不得不出挺而立斃之計矣

瀆以伺對伏忠賢聞之亟遁三朝　聖駕不御至四朝乃出皇極門上刀劍倍于往將侍班官僚更為嚴謹左班諸臣不許擅出奏事叩閽無路而虐焰坐張矣

自逆上疏之後繼上者相至如科臣陳良訓魏大中許譽卿劉茂傅櫆陳熙昌周之綱杜三策楊夢袞顧其仁胡永順朱大典陳奇瑜熊奮渭李精白孫紹統陳維新楊維新御史袁化中劉芳劉廷佐李應昇房壯瞿劉璞胡良機喻思洵林汝翥胡士奇謝奇舉洪如謨黃尊素袁元杜李光春張鎮翟學程劉之侍周汝弼李喬崙劉其忠宋玫兵部等衙門趙彥詹事翁正春等鴻臚寺則朱欽相胡世賞吏部郎中鄒維璉贊寧侯朱國弼等不下百餘疏不能勝紀

諫良訓曰魏忠賢久經言官周宗建參論不一而足憲臣又臚列罪狀特疏糾明罪浮遠竄憲臣之疏未報而忠賢辯疏先下臣不知其辯飾何語但捧讀任事過直不避形迹致生猜疑之旨夫不避形迹則有迹可據矣致生猜疑則有事可疑矣隻手障天自毅

此可補忠烈疏之未備

王安之後無日不借事生端稱制言路救　皇上之
耳目搖天下之忠直如諭客氏一身則立斥未欽相
倪思輝王心一相繼去如諭李實一疏則加怒章疏
儒几陷不測如借內相二字則譴虐帥家去不旋踵
不墮危机則羅重鋼此又憲臣疏所未及而忠賢且
不勝誅矣從來刑餘之屬忠直絶少故結交之案例
律獨嚴無論王甫曹節之殺不可呈身即呂強張承
業之門亦不托足彼通奸遊觀占風望氣惟勢是依
有一于此則有非士元
之例在其又何逭也

○以禮部尚書、黃汝良、掌詹事府事、
皇考賓天、時汝良、家居、見邸報、有進挺集、及紅丸者
不勝痛心、遂書同鄉黃克纘、勅其請會多官廷鞫奸
有無克纘是其言、未即行、乃有宵小郎摘此書、贄于
璫、至是以望恭、起掌府事、付實錄總裁、閱挺擊一事、
史臣頗有增損、至謂張差原未有挺、汝良以
事空直書而忤璫局、君子知其不久于位已、
大學士葉向高乞休、上遣文書官、郝隱儒、捧勅勉留、向

言者因起
元輔慈王
閣停諷忠
賢逍而諸
執政矣其
如忠賢之
不能從也
說者歸咎
于諸持之
不力不知
忠賢留中
不下閣票
後以一揭
再揭數請
祇有求于
以聽之耳
安得不去

高哭訴若喪備述病患與不能不去之情言與淚俱求其轉達天聽隱備伏命且以精神甚佳爲對向高又以疏辭目魏忠賢一事議論紛紜 皇上所望于臣者臣既不能得之于外廷而外廷之所責備于臣者又不能得之于 皇上以旦暮去國之人居此兩窮之地緘口既難開口亦難即使無病亦當去況躬難醫之病哉溫旨勉留如故○皇子薨○京師大雨雹○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等奏先帝嘗命楊漣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受顧命又感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眞者入告正漣忠于 陛下之職分宜

敢妄有牽誣又曰今觀忠賢罪狀假令十有一真已足
黔損　聖德傷和致戾況如庭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若徒念忠賢今昔勤勞遂舉魁柄而授之恣所
竊恐姑息養奸優柔釀亂將謂以是酬勞何待宦豎之
太重而視天下太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祇供使
令洒掃之役違者法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問將
如　祖法何疏入逆璫深惡之
先是道亨已引疾杜門不與公事及見楊漣恭疏忽
奮擊扼腕曰嗟乎國家安危誠在此矣吾備位大臣
不言誰爲言者即日出署合部院九卿諸大臣具此
公疏以上凡千言指陳剴切皆道亨筆也疏入嚴旨

切責道亨嘆曰此何時尚可在公卿
　間耶乃具疏引疾遂得旨馳驛回籍

杖屯田司郎中萬燝于午門外尋卒燝初授營繕司主（盜利稍悞陵工爲忠賢遜天專一大罪關切于璫之賍事故疏奏之其疏字皆出于忠孝録入疏歸故不載）事尋轉屯田則先管寶源局而陵工其職掌也月擊銅斤匱乏因問局中日有何術得賍銅入局咸言有內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移文旦夕可至燝因移文請發數月不覆細訪迺知忠賢怒云外邊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燝遂具疏特請查發廢銅鑄錢協濟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旨詰責遂至褫斃先是燝任事四月若積補耗錢得銀五百一十餘兩以助陵工開報亦若罔聞燝憤恨甚有陵寢工用甚緊權璫造

以忠公之名附奸而爲千古共棄乎

意故進以申前疏之意略曰忠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名而思忠賢之義乎夫以忠賢珠玉盈笥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以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以一手拏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拏定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

并列墳墓碑石彷彿 陵寢祠宇佛堂燃耀星日等事

奏入忠賢揑旨以爲借事瀆擾命于午門外杖之百革職爲民時六月十七也巳刻 旨下午刻隨有內侍數十輩蜂擁燝寓將燝捽髮牽衣而去自燝寓至午門不

嘆惜奴于杖責奴子孚瑺之毆也

聖主

止三門里一路拳踢棍辱不可勝言至午門時已氣息奄奄矣及行杖痛加箠楚瑺歸水米不入至七月初七日卒遂併其妻張氏子瑺囚獄追贓至今 上屢霽命解到贓銀給還家屬賙䘏攸郎云

七月詔錦衣衞逮御史林汝翥廷杖汝翥巡視北城時有曹大興郝大爭嚷服毒身死曹率衆毀郝之屋而掠其財用斗椎以椎之杈制官司幾成㝡獄及翥審供出曹進傳國興等五人進因自咎曰愚瑺無知甘受笞刑求免參奏翥信其無他也卽笞之十五而去次日翥往謁客忽一牢瑺乘馬截之于途横詈無已翥收而審之

未受廷杖而先斃命于中消之手放逃出都門權也然律以臣下之道大干物議此一逃也傷多少體面又多少端辯

捏名越應例不知即傳閧與逆、自願伏辜請罪者、翁笞亦如背進例。數日之間、二璫見爲煤破逮已斃、遂膚愬于王體乾、體乾以聞、閣票罰俸、內傳降級、彼此爭執往返數次、後 命廷杖、翁見煤畢命、究拳回踰墻而出。偃臥隣屋一晝夜、逃日暮往朝房席藁待罪。無有覺者。及聞內閣兩揭、撤回中官、因潛出都門。竟入順天巡撫鄧渼處、自請係獄、懇其其奏。聞、仍杖之闕下、削籍爲民。○撫寧侯朱國弼奏言奸宦之情甚明。斧鉞之誅尚緩。懲乞立賜處分、以清蕭墻大禍、 上怒革其任、罰住祿米三年、仍訴錦衣衛追其代筆書寫人役、并掌家李太廚、

汝杰等刑究○羣璫圍大學士葉向高之寓喧嘩鼓噪

搜求御史林汝翥向高揭奏溫 旨褒答并飭内官

着該衙嚴緝汝翥

内官求汝翥不獲也率緹騎數十人蜂擁向高之門謂汝翥係其外甥逃匿在彼狂呼遍索及衣行人皆被搶掠向高前後門皆有人圍守羣璫之橫如此皆忠賢作之俑也豈可勝言哉。

○四川總督朱燮元生擒賊酋奢崇明史都長矮老虎安氏等併衣甲器物僞造印信關防等解獻以彰天討

命擇日祭告獻俘○江南水患異常浙江巡撫王洽南直巡撫周起元各疏奏聞 命量酌賑卹○ 冊封光廟選侍傅氏為懿妃李氏為康妃禮部疏奏國家有不

以數十年不行之廷杖三見于旬日之間萬燝已亡林汝翥江文言行幾言者不無過激而激以鬨然所激多矣

易之典章亦有不可紊之次序今皇六妹即月選婚選侍封典委宜舉行若皇八妹年未及笄婚期尚遠選侍李氏不安併封即前年莊妃東李氏之封亦在既婚之後事有可循例難躐越不聽

傅氏皇六妹之母李氏皇八妹之母也

○詔錦衣衛拏汪文言午門前廷杖一百革職為民○大學士葉向高奏楊漣劾魏忠賢臣等言漣一人之言容有過激尚可調停未幾而諸疏繼至矣又未幾而臺省九卿復有公疏矣舉朝鬨然殆無寧日即臣等亦被指摘甚者疑其為忠賢畫策救雖當與集芳同傳矣臣

何爲此疏既極得調停之法然忠賢能聽其言則後日閒無此禍矣

等地居密勿不敢自同于廷臣即受疑受謗情固然之惟是忠賢之心終無以自白其勢亦終不得安 皇上固難以不見不聞之法處此也 皇上誠念忠賢則當求所以保全之而今日保全忠賢之計莫如聽其自請且歸私第遠勢嫌疑以安中外之心而天下曉然知忠賢之無他 皇上優禮而厚待之其于轉禍爲福轉謗爲譽直俄頃間耳又言内操一事則 祖宗朝所無而聚數千之兵甲于宮廷肘腋間在今日雖無可慮而他日終屬隱憂萬萬不可畢竟停止爲便疏上温旨悉數忠賢勤勞之功責羣臣附和猜忖之疑○通州兵士討

擅鼓噪事聞命俱首正法督撫官通行申飭及查治使兗王使等情○山東叛孽戴世奎聚衆萬餘徐泗鄒滕復亂道臣徐從治平之兗州妖平之後餘孽無幾至是因泗水鄒滕缺官山賊因而嘯聚時出刼掠道臣徐從治招撫賊首戴世奎等其強梗者緝獲而寘之刑事遂平○徐州大水時黃水洶湧毀山堤潰四散冲決徐州東南城平地水深丈餘墻塌陷者一百六十四丈房舍傾倒者八千六百九十間漕米漂流者三千五百六十餘石預備倉舊積新穀一千七百八十餘石軍民男婦死于水者闔城人民去三之二浮屍枕藉水滚有司以

百職一事其來舊矣閩山多因少改師眾于分港粵原王政之所禁以除有年大賢行之汀西民不免下有備但奸民航海濟以以邀厚利自當誅戮以示叛禁耳

聞○李廣東布政使饒景暉以下俸各四月廣東米價涌貴歸咎白沙衆民因訴于知府程光陽光陽詬少激衆閧然思逞知府因趨入按院衆隨之而入知府越牆逃因闌按院陳保太府太又趨入布政司布政饒景暉等以錢穀關係閉門不納保太劾之是以布政而下各奪俸程光陽降二級首亂梟斬示衆其餘責而遣之○

大學士葉向高乞告回籍加太傅廕賚敘禮馳驛歸里

高初相蔣秘可以展布自耀墻專招奪其票擬同事者更恣意所欲向為強半託藉疏三十三上而後得請況紙漸之數職守興議黔難未靖復動撫生枝動郎與朋人肯屢被蓋布不能安其位者至激幾逃杖閣第大纔楊漣疏上人情愈疑是以決去云

〇六科廊災

上天譴告熒惑爲災自有此火而六科廊之册籍一空矣

〇以朱光祚總理河道升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〇上鼻衄召內閣韓爌等五員進乾淸宮大殿正中 御座前奏恭問 聖躬萬安太醫院官五員診 上脉奏畢爌等再奏珍重玉體調平性情飲膳起居倍加珍重 上答知道了叩頭出至宮門外傳 賜燒割甜食〇以南師仲爲南京禮部尚書李維楨爲南京禮部右侍郎〇復召內閣英國公六部吏科河南道掌印官至乾淸宮大殿正中 御座前衆臣問安畢 上諭朕因鼻

此澳夷也朝以爲小而忽之偏不聞涓涓之流遂成江河耶

勅視學者欽明歲舉行各官承　旨記侍太醫院官二

員珍視　上脈奏畢大學士韓爌等奏　聖躬關係甚

重伏望愼重起居清心寡慾靜攝修調　上答知道了

各官叩頭出　吏科給事中陳熙昌奏蠔境叢奸更甚酌

處澳夷事下所司澳原無夷非如黔之有苗仲與齊民

襍處也自佛朗機猶眼兒被逐而來無處棲泊暫借浪

白互市然猶游外也亡何而移入濠境澳則距香山縣

治僅數舍而遙而其初止搭篷鋪以訊爲期今則挐家

至焉艘聚其中建屋建寺建銃建風訊廟又於海中青

山建一大樓壘藩育日多驕悍日甚殺民動以十數有

司莫知問掠民子女散而歸國獲值數千倍積硝磺繕戰具養倭兵設番哨種種逆謀隱然成一敵國矣又有華人按濟爪牙彼尚未悉中國虛實即或不逞猶得以漢法從事也乃壟斷之徒肩摩轂擊雜遝澳中謂無可結夷心得夷利則夷言夷服習夷教幾于夷夏一家多方引誘代爲經營令于住房外擴地以爲羅租民以取息每歲所入不下二三千金夷無斗無尺無秤則與之較輕重挈長短夷不識字不諳文義則與之延師訓子甚且捐精納賄以竊中國衣冠舊年紅毛番報警則與規畫地基爲工築城名爲防禦紅毛其實沿海一帶並

廓堆土依山爲墉屹然成建瓴之勢乃若番嵴流毒地方擺櫓行舡者皆沙灣市底等村人打造銅銃銅彈刀鉦千船萬艘皆徑河塘馬滘坑尾等村之人小民借此趁食任從招捨奸民致于包攬一呼而應堂堂漢官不難玩弄于股掌沿街混詞猶曰非武弁即雜流至市舶司奏委抽盤任甚重矣勅屏左右請以單車往一何褻也夜半忽放火銃如霹靂聲令司驚怖不暇細盤未達旦而返經過三巴寺徘徊一望不得其門而入如此聲勢如此詭秘恐石勒劉聰之禍復見于今日矣說者猶云彼有什一之利慮無不受我籠絡正惟利之所在害

必伏焉苟意滿志移。萬一竭張先香山而及省。有不忍言者是在當事者急圖之耳。○都察院右都御史孫瑋卒。加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傅

瑋。未卒前一夕。有遺疏奏上。遡上言治平之策莫如固結人心。廣用善類。因存舊輔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等可用。未歸之寮。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聖德。收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決政治。皆切時務。君子謂瑋。可謂死不忘君者矣。

○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疏糾霍丘縣知縣鄭延祚遣人賂儀六十兩事 旨下法司提問并以公嚴奬大中。○降浙江巡按張養素爲行人司副以其存舉非人併疏揭逞漫也○詔定明年夏至親詣北郊再明歲躬耕耤

出

皇上登極乙丑三年先南郊矣原擬北郊耤田並舉

四神壇器服未修改示明歲親詣方澤耤田次第舉

行查舊例嘉靖十八年舉行先祭地而後耕耤耕

耤在初春祭地當盛夏二季之內大典並行則禮節

煩多 聖躬勞頓禮

臣上請故有是命

○升高攀龍為左都御史劉策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

總憲缺僉謀以南憲臣馮從吾調補 旨以大計在邇暫

在朝見任資俸深者推補諸臣廷推以大司馬軍國重

寄大司寇例系期遍司農司空皆被人言舉龍以刑部

右侍郎欽點○升李維楨為南京禮部尚書王之寀刑

部右侍郎○河道工部尚書朱光祚予告辭朝上疏敘

華封三祝、

其詞寓規下頌
甚得吉君之體

免行刑

九月詔以甲元之首、陽德方亨、免行刑。北直豐潤縣西北起四面疾風暴雨、撼動房屋、拔折樹枝、本縣城內外并路途行人奔避不前、凍死百餘、薊州于中秋日驟然暴風大雨滂沱、迅雷霹靂聲、昏霧蔽空、中黑暗四望晦冥、宇舍搖動、屋瓦飛擲、大樹吹折者過半、四面拔櫻與寺觀牌坊俱吹頹落、隸之冰雹凍死男女無算、

巳文龍
十二與
洪神功

九月十六日寅時祭告、卯時獻俘東夷豹敢等處決、凌遲戮尸梟首、傳示九邊、昭布天下、

實捷爲也　何以告廟　下小捷功　從師之孥　若有沒軍　□以本　□淡之　六言斬　作我　功道　款手終　之頁胭　非　聯所　幼女　一笛　女

沈惟炳曰數年以來告廟獻俘行賞及奏諸臣攢單為功名而所糜朝廷爵祿已百萬不試況所俘者皆撫知小子孟孺患尺鳴呼一將功成萬骨枯所謂功者何功乎捕一逃卒即侈然稱能驅除數十小寇亦守土者常事而動輒曰奇功如今海外所獻之俘一果奴之子若孫耶抑奴之心腹渠領耶恐未足損奴之一毛而奴且笑於遼矣居然引大捷之例須祝廟之文不知奴遁既衰遼土漸復之日又當用何典也且毛帥捷疏所獲文武將吏內皆其事有勞未可株殺但報功則閫外制之而捷秩除官權在吏兵二部程能錫爵恩出朝廷彼公然謂某人宜受某官亦知有越俎採權之嫌乎夫敘功之既寬則當有議論之嚴以救之非常之典已褻則當存慎重之說以俟之時以爲確論

○詔加南京大理寺卿張五典爲兵部尚書予告終養

五典張銓父也以銓死節故加之

○太常寺少卿鄒德詠上列　聖講筵芳規八條以備

吾謂燝杖或以後無器可鳴不鼓河抱怵傳至祿之者誰爲剛歼之贖

睿覽上嘉納○御史李應昇請念效諫之臣作敢言之
氣謂　皇上寬仁恭惠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庭
請劍還社難叢孤憤銷沉三光黯蝕工部郎中萬燝以
陵工稱贖遂觸震怒然恭誦　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
曰爲民憐之罪不至于死矣今未報國恩先塡溝壑六
尺之孤號勝入何之母倚閭旅櫬無歸遊魂返闕臣僚
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
將聲瑞橫擊臣之溢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
逆摸蹴踏摧殘故出于此繼而貢尊素王振奇杜三策
周洪謨劉廷佐等各有疏論忠賢令　皇上有殺諫官

之名。其惡又倍在二十四款之上。上以不必覆按答之。

○以太常寺少卿謝應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山東道御史陳九疇疏言山西缺山原欲推河南左布政郭尚友論才品也。又推原任撫臣魏允貞呂坤劉策稱說美也。應祥不與焉。不知何故得推。且其八亦不堪用章下所司。○大學士孫承宗請戍累臣楊鎬熊廷弼王化貞不允。○大學士魏廣微請于偏沅大設兵將以防黔餉。

偏沅巡撫原為按靖黔滇而設。舊駐辰州府。于沅州近敵駐偏橋。偏橋者。今黔之餉。仰給川湖。而必出于此地此地若不設兵將防其劫掠賊儲料合苗仲。斷我糧道。扼吭之憂。必不免矣。

○泗川賊史言等倡言作亂四散搶掠鄰縣蠢動徵兵踵至巡按御史魏光緒擒之立刻下獄復請巢親論歸降事旋平○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詔議革職回籍透支銀數下撫按勘之呈秀奉命淮揚貪污可鄙盜以賄釋犯以賄免出巡每有節省之費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倍補其苦其薦遲同談天相樊尚燝劉大受旋而糾列其贓私又薦霍丘知縣鄭延祚吏科給事魏大中又發其餽遺禦貨贓金播聞壟斷一身兼之高攀龍因其回道考察劾之以洗巡方之恥○閣議其修纂實錄應分任責成按年完進　上從之命

崇禎春秋霜

各官加意綜稽協恭裁酌務期早成大典

十月朔有事太廟　皇上冕而升百執事咸集獨閣臣魏廣微不至迨飲福受胙禮且告畢踉蹌入班拜跪吏科給事魏大中劾其無禮曰　皇上以是日卯升殿頒來歲之曆四方萬國九夷八蠻誰不顒首奉行其矯命雄行獨建奴者安耳廣微執政近臣何以驁焉不拜正朔也　皇上于一日間行二大禮須朔不至享　廟則後至其無禮于　皇上也亦已甚矣廣微上疏乞骸溫旨留之

大中指稱建奴者安不拜正朔廣微恨之入髓異日媢璫同謀寘之於地則此疏為禍媒耳

昔王孫圉不寶白珩齊威寶照乘彼叔季君臣尚欲以得其寶而況皇天朝廷億倦執一古寶光致比七十二代之後故事甚為羞之惟是圭璋祭于清廟瑚璉貢于明堂[illegible]

○起余愁衡為南京吏部尚書、曹于汴南京右都御史、

○玉璽出河南臨漳縣、務本庄、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種平地忽起大風、旋轉半晌、隨見河崖灘塌聲震如雷、府光旋繞、有青衿王思直等、向視之、開出黃白交映其大如斗、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四寸、厚三寸餘、重一百一十餘兩、視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昌、撫臣程紹聞其事于朝、命入覲官賫進、登于天府

高汝栻曰、秦併六國得楚卞和氏璧、令廷尉李斯篆文、玉人孫壽刻之、文曰受命於天、既壽且昌、近歲以還、遂襲為傳國璽、至永嘉後、沒于劉石、不可伏覩、宋元符元年、段义得朝陽宋宗崔成楊桓之徒、迎合寧宗、附會大娀、假僞相惡、見于李微之楊升菴所辯駁班班可考、又聞玉璽、演于帝時、已缺一角、今乃全物

書爲天子贊象神符完同金縢唐乾寶符之黃對及王之玄表至今存可

明律以拜罪而復何説

廣微究嘆致辯論援上無爲者反是而數並稱言者反求乎事囗

斷非秦物可知豈漢清鳳儀祥瑞接踵致天寶此以開倖
以表瑞耶抑朝臣妄言符瑞而恩直等假此以開倖
耶蓋有不
可知者矣

○御史李應昇疏奏閣臣魏廣微疏辯不過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憫錯始謂失儀謹案大明律失儀朝賀者笞四十祭奠失儀者杖一百廣微可靦顏入中書之堂乎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父嘗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露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爲緣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

陳九疇一疏控以朝政多少致便閒居不為言以墨為父甚可惜也

抱漸見指摘，輸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庸微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異日亦可見乃父于地下耳。上以借端輕侮責之。○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于外。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科臣沈維炳疏救不允，亦調于外。時山西巡撫缺，南星見有行懲以求者，故以太常卿謝應祥沉靜有為，可稱其職，欲以處之。廷言于選郎夏嘉遇，嘉遇因述冢宰意于河南道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逢大中，告以故。大中曰：應祥嘗令嘉善，某亦知其才守，遂會推焉。御史陳

尤時私有所憾遂諭應麟昏耄大中以門墻私之兩相
許辯有　旨會勘勘後吏部坐臺臣論人失實上
大怒以含糊偏庇責部院而降大中等于是南星挙能
皆引罪辭去大學士韓爌等力救云以一事而免兩大
臣降處諸臣且　御批徑發不復到閣憲臣一疏又蒙
御筆改移大駭聽聞不報南星等狼狽而去國

高汝栻曰二臣之去國也芥視浮雲自遂冥鴻之遠
志第使九列大臣見與庶秦同逐于國體得毋損乎
前此大臣或清議不容或昏耄不任而所以優禮之
者恩蔭葬王加之且郵其遺里之勞馳驛有賜今二
臣蕭然去國則遺簪敝履之思帷蓋犬馬之念誠有
惻然不安者矣斯時　聖旨有朋謀結黨之諭夫諸
臣方比肩事主同心報國誰爲此言以告　皇上者
從來小人禍國必指正人爲黨蓋攻一人者止去一

人而當之一字則可空一圖發端甚微兆禍甚鉅其妨于天啓盛治者豈小哉。

○福建巡撫南居益奏紅夷屢敗乞宥欵折城隨遁去聞久受夷患但向來飄泊海上挾市搶掠猶可追逐惟據彭島築城三載以來進退有恃兼以彭湖風濤洶湧難戰官兵憚涉雖有中左之創夷無退志於是南居益力主渡彭搗巢之舉移會漳泉募兵買船選將士開駕令守備入港且擊且築壘一石城為營屢出奮攻各有斬獲夷退守風櫃一城南院亦發兵策應舟師夷猶然不去我師慮師老財匱親歷海上會同漳泉二道發兵將到娘媽宮煎相度夷城地勢風櫃三面瀕海惟蒔上

嶼一線可通。掘斷深溝、夷舟列守、宜先攻舟、後攻城。舟不可泊、城必不能守矣。遂于六月誓師進攻、直趨中墪札營、分布要害、絕其汲道、禦其登岸、擊其硫城、夷舟又移。策應兵船泊鎮海營前海洋、直逼夷船、候風水陸齊進。夷計無復之、令夷目同通事赴投本院、並無作歹、乞緩進師、容運糧米上船、即拆城去。撫院許之。夷果于十三日拆起運米下船、止東門大樓三層為舊高文律所居、尚留戀不忍、乃督兵直抵風櫃、盡行拆毀。夷船十三隻俱向東番遁去、地方寧靜。○原任太常寺卿謝應祥回籍。○削吏部左侍郎陳于庭、右都御史楊漣、左僉都

御史左光斗籍趙南星高攀龍之去也銓部以陳于庭
代署西臺以楊漣代署俱留中及會推冢宰漣又以註
籍不與其所會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 上又責以
仍是南星之私人并責楊漣以註籍躲閃袁化中以挾
私挾同一時盡去部署皆空

許譽卿曰 皇上從來禮貌大臣優容言路即向日
大小臣工章滿公車未嘗有齒馬之嫌摘及言官不
一意雷霆之怒迭見摧抑統鈞之地風紀之司不少顧
惜取老成人世所望為歲寒松柏百尺無枝者速之
去乃彌天部院之長咄嗟而去百司之官攜手同行
身輕似葉國体實傷國家數百年培養人材之德豈
空如是也維彼等所以言獲罪則後誰肯為
生庭之献立仗之鳴乎天下事大可慮矣

(　)大學士孫承宗以壽節伊邇入朝恭賀并以邊餉不

後欲與諸官面商　上嚴詔止之○降御史房可壯三級調外吏科許譽卿沈惟炳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各一級調外○降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三級調外光前南人署二句因冢臣憲臣後先奉　旨以去乃上疏曰臣若貽中聚閃緘默不吐以爲苟免之計賣友之人即是欺君之人臣豈敢蹈欺君賣友令皇甫規笑人千載之上哉○以崔景榮爲吏部尚書李宗延以吏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時吏部會推八臣以李宗延居首崔景榮第四　上欽點景榮起吏部宗延以吏部掌西臺○戶科陳良訓奏言皇上聰明天縱直自謂駕馭一時振

刷于古。悉取崇官。無誤計典。但恐循此不改　祖制蕩
如今日以爲權宜。他日以爲故紙。則在皇上防其漸耳。
竊觀古今惟典章可限人而使不逞。惟名義可束人而
使不越。自今以往。凡遇會推。一遵祖宗成憲。無少易變。
庶存舊章于勿湮。留清議于一脈。奏入降三級。○降戶
科給事陶宗道二級。調外任用。時宗道上勵精四事。一
日慎起居。一日去疑衷。一日慎王言。一日鑒下情。其慎
起居者。有曰　陛下春秋鼎盛。意頗舒張。列在深宮。何
求不足。而節約節省之念。一刻不存。則耗精損氣之事
豈能盡免。至于溢喜濫怒之類生。亦非蓄心養體之良

[illegible]

法其去疑惑者有曰謂青天白日之下決無魑魅魍魎之徒且紆青拖紫之人何故造犯法干紀之事使任事諸臣亘於初心莫作四顧然後課以實業賞罰隨之馭世之法如此而已慎王言者有曰若上有所詰而撫之以爲名則傍有所規而竊之以爲號倘因諸臣之紛錯遂致天語之頻煩欲淨欲罪責以朋比夫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尤望 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如彼此之互異一并將水火之情形立見或進或退者一時之人才爭勝爭負者異日之隱禍況借題立目百弊叢生刼譽攘名機關反復夫虞臣所陟不過賢奸唐宋末流

可爲殷鑒其於下情者有日啓推蒙點正是　聖度虛公既入啓事之中豈日斜封內降止在兩人之內亦非顛倒英雄而當時過計亦黜　宸聽遂使九重漸生疑厭乞于形迹之外畧存體察之心勿以一事之談誤遂謂其心實然勿以一人之虛張遂謂其徒實甚當知厥人之鄉獨志在求前啞夫之嗚嗚不過欲諂審其無他盡從黜宥若果豺狼其人臣輩自行鳥集之逐疏入上怒其旁蹊等語且引唐宋末季爲言故有是降

按正人屏斥落落晨星寒蟬滿者崇道是疏和婉而靜以朝陽之鳳鳴並後之所一鵠有餘榮矣

○紅夷蕩平祭告獻俘○以原任戶部尚書李啓元爲

滿紙忠悃憂民之意見于言表

戶部尚書喬應甲、為右副都御史、王紹徽、為左僉都御史謝升、為文選司郎中。○大學士韓爌以申救抵觸、嚴責切責、郎日上疏投劾、稱病閒請、諸輔臣揭請賜禮如例、不從。其辭陛疏曰、願 皇上慎出入起居之節。理性情喜怒之平。奉列聖之宗祧。麟趾螽斯、蚤昌龍祚。遵先帝之貽命。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綸綍以重仕途。肅紀綱以肅朝宁。擴咸虛之度、而容賢納諫。需解澤之施以厚下恤民。至于封疆之安危、實係社稷之重輕。邊籌之廟筭、雪恥為急。除兇固圉、用以殺邦。綢繆宜先。捷伐恩流將吏。軫雪霏楊柳之勞。力奏安攘。成天保采薇

之治。○進王天瑞永寧侯、郭振明博平侯、
十二月起徐兆魁爲吏部左侍郎、朱燮元兵部尚書、仍
總督川湖等處。○大學士沈㴶卒、贈少保諡文定。○
上御內殿受玉璽羣臣行慶賀禮、賞河南巡撫并進璽
官該府縣生員銀幣各有差。○陝西鞏昌府兩當縣民
姚相傳天寵等殺死縣官牛得川、巡撫以聞。
往年安定毆辱邑令、此又戕殺縣官、則以鞏昌窮邊
人、向有夷風。習爲逆詐、縣官只催征之故。一切狀態
驕民討無所出。遂得甘心。噫。應
戮舊屬。爲民上者、立何居哉。
○原任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李汝華卒。○詔起朱童蒙、
郭允厚[illegible]太僕寺少卿徐大化、呂雲鵬、孫杰、大

理寺右寺丞霍維華、刑科給事中王志道、兵科給事中郭興治、工科給事中徐京濂、浙江道賈繼春、湖廣道楊維垣、雲南道

諸臣原係阿璫、茲奉中旨、一則曰建言排擠、都着升京堂、一則曰各官多有爲人排斥的、好生不公、都升京堂、或復原職、此亦難解者已、

慶棻紀曰、嘗見律令有從重歸結之條、則挺擊一按自宜從神廟處斷、而追叅移宮、業經會奏、業奉明旨、總之 光廟爲明聖之人、所誤非求長生、嗜金石、以致病者、可比、何必以不得正終爲諱、若貫奸格、比無不可解者矣、若夫宮未移以前、當慮其變、既移以後、宜安于常、柰縱手花、狃于情、不無過爲調停詠心者、嚴于法、求免激于己、甚是以當局者無居功之心、而旁觀者已多推戴之論、遂致衆議紛更、屢翻成案、亦世道之大否象也、尚論者、宜折衷于情法之平焉、

以允成南道以北維璉兵部以鋒蒙亂成嚴也

○浙江道御史張訥疏糾舊冢宰趙南星奸欺爲衆論之所棄一曰壞選法二曰壞推升三曰壞會推四曰壞察典五曰壞臺規六曰壞朝常七曰壞官方八曰壞典制九曰壞吏治十曰壞臣節降　旨削奪○詔削南京御史王允成吏部郎中鄒維璉程國祥夏嘉遇籍○復逆任文言時御史梁夢環條陳討典後追論文言部院諸臣之斥逐皆由文言肆謗遂以致貞邪混淆朝廷杖豈盡厥辜奉　旨差官旂扭解來京窮究以清禍本

是役也爲一時羅織之張本。縉紳殺身之禍胎。文言人品卑鄙。不足數。持儇黠出護奔走公卿間。飾詐經不誅前未免外示揚後。小人情狀千古一轍。竟爾兮務得伸射之的。是以君子貴愼所與也。

○詔寧前兵備副使袁崇煥署衣視事不得堅求守制

○平遼總兵毛文龍係罪撫王化貞得逞人之心可需共日之效　旨以威福出自朝廷不得干輿責之○廣東御史李蕃劾輔臣朱國禎歲月不遠則前日之事當思　聖諭如昨則次輔之嚴　旨更當念也又日入心未死廉恥尚存貴屛何地道揆何官票擬何職伴食依違何品可蒙袂而前掩耳而往哉國禎疏辭乞回　詔止慰留之

韓爌已去國禎尚留實微不得爲首輔故蕃劾之

左都御史李承恩上疏乞恩乘轎以便朝參供事上止許

之中軍府都督永年伯王明輔新城侯王升都督張國
紀俱比例乞恩詔亦咸允禮科給事霍守典以違例妄
請恭駁之
案會典洪武年間一款內云坐轎止許婦人及官民
老疾者乘之景泰四年一款在京三品以上許乘轎
其餘不許違例在外各衙門俱不許乘轎在弘治七
年申明兩京及在外文武官員除奉有旨及文武
例應乘轎者止許四人扛擡其兩京五府管事并內
外鎮守守備等官不分老少皆不許乘轎違例乘轎
及擅用八人者指實奏聞又萬曆三年奏准武職衙
門及勳戚等官俱不許僭用四人帷轎與肩輿及擅
用交牀上馬違者聽科道及巡視衙門參奏重處指
揮以下京衛漸外外衛外衛謂邊衛俱帶俸差操此令
典之明例也今法網弛矣二三勳戚入則稱疾稱老
乞恩于 聖前出則東趨西謁夥得意于道上不
思會典斷不可紊而
說謊欺若辯可恨也

○原任副都御史馮從吾致仕以黃克纘代之○禮科李恒茂奏京堂壅滯已極勢當設法疏通平心酌議舊籍科道吏部三衙門循例久任不得遽轉巡撫內外兼推俱係　祖宗成法下部知之

乙丑天啓五年正月兵科給事中李魯生奏黨奸傾僭正人類先假借名號近者起用動曰中旨夫旨不自中出而誰出執中者帝宅中者王而旨不得稱中必由汪文言許念敬過付關說王安交通接引部閣之雷同贊應而後為旨則旨與外矣　皇上焉能有其旨哉○應天巡撫周起元劾撫松兵糧道參政朱童蒙朱習纘

呈秀之也所也用千計乘奏衆姦故石元難中家千呈秀爲居修王因給恭年交以斷下翁緒爲乾千自後大工既間促職鉄諸不惜宜兵叉子云

胥吏事又乏斟酌。虛中閭閻雖咨暑雨。似胡越之罔聞。

繩束有如秋荼。繇刑罰之不中。疎於檢押。而左右之委

轡不收。濫于搜括。而鍰贖之徵輸還急。責行謝處事下

所司。○起用原任御史崔呈秀。命其回道管事。先是呈

秀奉命淮楊事竣。高攀龍糾其貪污無行。透支錢糧。下

部查勘。禮科給事李恒茂曰透支爲接管通病。不必論

罪。呈秀又以青衣小帽。持斯賂而叩逆璫。結爲乾子。遂

出中旨。謂不必行勘。回道管事。○薊松兵糧道朱童蒙

上疏乞骸。有　旨特留。兵科給事李魯生遂劾撫臣周

起元兜險絕倫。負其鬼性。借題殺人。肆其毒手。下部一

以公晉生之游奕

知之。○罷禮部侍郎何如寵右諭德繆昌期削原任太僕寺少卿劉宗周籍。○奢酋糾叛苗楊應龍之裔合攻遵義破之隨攻桐梓婁門白帝城滇中嚴戒。○詔科道阮大鋮等十一人終養告病者即與起用例轉者仍補科道　上御經筵畢面諭吏部衙門等官近來百官結黨徇私朕已處分你每還傳與他每以後改過自新姑不深究衆官承　旨隨下諭劉申飭。○慶陵工成畢恩首輔而下五人并舊輔葉向高加廕銀幣有差

是恩單及向高矣韓爌去在向高後亦宜一視而獨不及者以忠賢深恨之也

○兵科李魯生奏言都城書院宜改爲忠臣祠凡文武

服闋逢嵩舉龍青子沭陽教等皆在論列之中

妖難諸臣一體益祀從之。○升李養正仍以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南京禮部尚書李維翰予告馳驛回籍以董其昌代之。○工科給事中張惟一劾舊冢宰趙南星科臣魏大中矯而詐程國祥矯而險夏嘉遇矯而善借事下所司。

二月副都御史喬應甲參吏部尚書趙南星之迷李三才之橫併及魏大中鄒維璉諸人 旨下覆劾李三才托汪文言行賄內地營謀起升房可壯特疏起恭乞取各官參疏保疏俱付史館明白紀載章下所司

應甲疏凡十上總以東林得罪甚所暗有所恃淮陰得來狀則兩有所挾意在剖分門戶八議者病其寸馬

[illegible]被[illegible]物[illegible]推引[illegible]及與試卷處不受權折發于青山有溢壁白日無顏也矣

○調湖廣、山東、江西、福建、四省考官編修顧錫疇、檢討丁乾學、吏科給事中郝土膏、兵科給事中董承業、禮科給事中章允儒、戶科給事中熊奮渭、吏部文選司郎中孫必顯于外。奪其三級。并將中式舉人艾南英等停科各有差。

逆璫目不識丁。聞知試錄中作何譏迂其意者。乃明爲指點。故璫怒其嬌旨曰。朕覽各省試錄。有湖廣山東江西福建。策問內措語粗狂。任情恣肆。間有議毀朝政。譏刺朕躬。遣詞誕議之詞。是非任其顛倒。縱雖黃之見。誣蠛罔所顧忌。皆因大臣納賄。主持于中。故各省考官。順旨占風。附會于外。壞作人之盛典。失祖宗之美意。將正副考入人俱降三級。調外任。

○宴天下卓異官員江西蔡月省等八員。引奏。面加獎賞。吏部紀錄。郎與不次擢用。見在者錫宴禮部。以示激

勸○兵科陸文獻議陳疆場積弛之情其略謂臣所憂者不在表氛之橫惡而在人情之懈弛不在邊事之難圖而在 廟筭之未定蓋議叙以為光而歇思而病者瞶瞶之談也議闕以為今日堅明日固者寔奮之懷也條闕賊急條而不急又見之喜也推官會議推鈉亦會議今年會議明年會議蔡令之謀也假張呈以示其能任假鎮辭以其不能任滋鈐之術也借奴酋爲催官之符尋題為脫却之計借闖之便也驗騐不以備士而以泥禦敵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料行之法也并請籌三方援應之略以及兩情之分合遲情之善敗全在張其弛氣而杜其瑕釁疑傍千言言甚剴切

部差官存問李誌本處撫案存問丁賓劉楚先沈應文

○左都御史鄒元標卒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元標江西吉水人以觀政進士劾輔臣張居正奪情貶戍凡七年江陵敗召拜吏科給諡以肉火

以諸例修省數事忤忠讒南京刑部照磨轉兵部主事旋轉吏部忽入改南京刑部請病家居二十餘年士類翕然之號廢卌年云光廟起廢拜太常卿熹宗朝轉刑部侍郎旋入掌院後以講學都門剏立書院采重蒙部與治論之而夫不渝年余今 上依師准諡卹太子太保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充考試官取華琪芳等三百人

舊例會試閣臣主試正副皆推止於內人秉謙居首朱延禧居次廣微又次論序延禧首充總裁顧與魏均欲據得學于閣中秉謙乃列啟闕以至占鞠其十數人請 旨定奪秉謙顧廣微以內援忌方遂得欽點

○謫御史劉廷佐于外今其三級 以其救四省臣試也

命重慶推官某汾陽縣知縣某以無罪被察推部屬用

○刑部署部事左侍郎饒伸奏請另委官勘問陶朗先之

案、助先到部、籍戶人冊未齊、難以懸坐、是以刑部既準于中旨之頻推、又不得不俟冊籍以定法、雖日既結之案不過立限追贓、而証據未明、終難引律、此饒伸有另委官勘問之請、上嚴旨責之。○大理寺寺丞徐大化劾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等事、命俟文言逮至審明追贓。○廣東道御史崔呈秀奏巡撫樂和聲糾獲妖首王好賢首事之功、昭昭耳目、臺臣袁化中以元兇之門生故吏、爲其牙爪、媒孽未得好賢、既參和聲爲縱妖、既得好賢、又參和聲爲張大、淆亂功實、而解勞臣之體、上命依敘和聲、

[illegible]何以安[illegible]忠[illegible]手抹殺[illegible]天下忠良[illegible]烈宗法度何所不可

此等奏疏何須復存紙筆然[illegible]惡並存負[illegible]並列[illegible]亦聖門存[illegible]意也

○下部奪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袁愼言職爲民。周宗建、張愼言、仍着本處撫按提問追贓。叅政沈萃禎、知縣吳焱降三級、安伸以原官起用。○工部主事曹欽程奏、周宗建原任仁和、贓私狼藉、恐人發覺、乃謝其至親同社、素附東隣黨吳焱、以繼其任、遮護其非、及鑽入言路、即首薦熊廷弼、繼薦劉時俊、私庇其黨沈萃禎、乃委身于張愼言、而因以通奸趙南星、復歸命于汪文言、而轉以合黨于魏大中、即今宗建遞書長安、爲奸黨與愼謀臺省、以報前日之護持、而啓後來之接應、愼言荐起南星、刻有縉紳錄一書、以圖報附己者之私德、愼言狹

含沙黏害排陷正人所懷者小人之心所做者小人

此後行緫忌當其屯差報滿正貴州輪差之員輒托病規避而以郎之安伸安伸剖白反遭重處其原任曹縣侵盜庫銀三千兩被後任知縣石三長查出恨之入骨乘其鄉同年張光前入京掌選處以王官李應昇專為東林護法疏中屢作含沙隱語以排擠正人惟恐援其東林大教主高攀龍躐薦要推召號其黨黃尊素等顯背

明旨俾攀龍以不數月之亞卿忽躋總憲重地黃尊素本附汪文言倖列臺班力存其座師鄒維璉于文言求轉吏部文言至使趙南星倡一省兩司官之議而尊素之計售矣維璉一入吏部輿以搏擊善類為首功

之學所法乎者君子之名其以惴禍未横君子指小人爲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璫禍既横小人指君子爲小人者子不敢指小人爲小人至不敢指爲小人使挾手殺人昏夜行媚白日肆誅

助攀龍之虐焰、佐魏大中之鴟張、且私竊文言力主羅璡、坐定考功、謀掌乙丑察典、因以橫肆其毒、以上諸奸跡其所爲、同于白蓮之倡亂、借題講學、反愚一世、以沽名埒于奴酋、奢安之荼毒云○諭順天巡撫鄧美于外奪其三級、遼監軍道何棟如下鎮撫司獄

○起太子太保、王永光爲南京兵部尚書、王在晉南京吏部尚書、畢自嚴南京右都御史、薛三省禮部侍郎

○初六日　上駕幸國子監躬行釋奠禮、命祭酒李康先、司業李國楷坐講、各賜銀鈔有差○刑科給事霍維華、劾閩縣知縣盧化鰲託汪文言謀銓部而望風承

旨如劉璞涂世業黃公輔萬言楊隨線索以黙轉傳粉墨而登場命削劉璞涂世棨黃公輔萬言楊盧化鰲耤爲民○刑部會官勘問陶朗先侵盜餉銀四十萬二千七百二十六兩一錢五分其京邊十萬移文登萊查補擬斬知府徐應元同知宋文奎等罪各有差○追汪文言并許念敬游士任孟淑孔等下鎮撫司獄有 旨嚴刑究問照原恭數目追贓

高汝栻曰汪文言織人耳騎汰已甚喪其軀以餐羣璫誠有大罪然一段義氣亦自可取初番詔獄媚中涓者即欲致之死幸有諸賢猶在要路爲之周旋意氣尚爾不撓及再下詔獄鍛鍊兩月餘非異有旨杖一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眞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邪末番下獄嚴鞫者四畢刑酷

加弗屈如故。既後不能堪。始仰視。許賦純曰。吾以終不肯汝。心任汝。巧爲之。我承焉可也。賦純誕魏岸諸賢之賍。友言蹶起曰。天乎。寃哉。以此遂捕繫之士。有死不承。特爲諸賢受兩夾棍數百穿梭。嗟夫。匹夫猶義不折。必求亦足以愧晉紳之庸庸者已

○雲南巡撫閔洪學奏言。降酋安效良。楡其亦佐逆賊安應龍來降。安應龍者。係亦佐縣安定營之長。應龍合浦鲊爲亂。以天啓二年七月。逐知縣封府庶。而僣亦佐以十一月。圍羅平與阿九分管上下五營。因僣羅平之半。天啓三年四月。我兵移平。遯師羅之兵。覆其巢穴。易撤。屢發兵追捕。深山密箐。莫可踪跡。因安效良具文稱降。賚其獻浦鲊。應龍。然後可許效良。計誘者經年。始縛

應龍來而浦鮓終未獲也蓋在滇渠魁不過數人昨年既俘談科李賢今年七月再獻張世臣所存者僅鮓與龍茲復生擒應龍亦可以了亦佐恢復一案矣○削刑部侍郎王之寀官督餉御史楊維垣論其始不過貪污縣令察處王事耳何以躐躋令官則以張差梃擊一案夫固以爲有功先帝者也夫寀亦何功之有不但無功而且有罪先帝儲位久正夫何能搖即搖亦搖于三王並封之時不搖于福藩之國之後　皇祖于先帝止慈止孝又何危即危亦危于狂豎持梃之時不危于囚首就縛之日是在　皇祖無漢武事後之悔而寀更無車

相感悟之一言在先帝不類史皇孫㬎亦之生之衆更無丙吉教養一事衆亦何功又曰從來君臣父子之間只聞有以理諭未聞有勢劫者也投鼠者既不忌器則騎虎者豈復卿擇音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誠未見雷霆之怒反慹于博浪之椎是先帝之危不危于張差之一挺而危于之衆之一激也果爾即碎之衆之骨罪豈足贖哉疏入 上曰上負 皇祖并負 皇考且陷朕不孝身黜官衍心何恐革職爲民及所駁聲復奏挺顛始末命並訊追贓○科臣田景新恭大學士朱延禧因寺告馳驛回籍

自棄廣徵與猶謀興大獄而延壽入直力爭極言已甚之不可寫二難遲之如佚以爲爲不肯假借一字之褒又不肯從趙坊撰牌之請且爲損爲但覺是肯爲翻刻之人也因咳用景新恭之

高汝拭日逆璫之在先朝猶一閹豎耳雖口含天憲孤假虎威猶未敢飛而食人也自二三輔臣居爲奇[illegible]貨欲借以倒雀世界擅慕富貴販擅坊奉之甘心門遑身入巢而羽翼成矣羽翼成而舉縣給之重[illegible]歸閹宦之提衡且以驅弱大臣供推奸之茹吐不[illegible]營情于去就亦且怵志于疾生此時閹臣但有鉀[illegible]嚴肅聲高一人直內便如拋木寒蟬噤不出[illegible]又如有線傀儡牽之斯動欲尚公則尚公矣欲封[illegible]則封爵矣欲建祠則建祠矣欲內鎮則內鎮矣[illegible]殺則誅殺矣威霆月露之詞無日不入絲綸役[illegible]鞠之章到處可鑄金不知朝廷之紀綱立身之名[illegible]滅已盡甚者肆過身之餅甲橫肅痕之戈矛借力[illegible]快報復假手以嚴禁錮三木無情慘楚一腔熱血難飄此時尚復有天日乎。

片言破的

○巡江御史張維孟、勵精圖治、條陳江防八要、其疏一日察官吏以明激揚、遡來謬拘資格、曲徇情面、甲科不遺薦舉、鄉貢多掛彈章、夫天生賢才、原不擇地、豈至擇途而分賦哉、惟以兩眼看承彼紫白眼者、自覺前途太窄、得不卑汚自處耶、今除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領貪暴不職者、即時斥逐外、其各府州縣印官、清廉正直者、雖鄉貢必列首薦、治行無狀者、即甲科詎能曲庇、務期各官以廉潔勤慎自矢、倘有不顧官箴者、當以白簡從事、二日清盜源以靖江海、臣查孟河地方、江海交滙、素爲盜藪、至于瓜州京口等處、夏秋潮水泛濫、二三壯丁、駕

江上所有並行

駕小艇詐扮漁船傍晚泊于岸邊偶有趂船孤客搭有貲囊賺入大江不知所終又有一等違禁雙桅沙船交通積年埠頭經紀攬裝客貨至于夜深僻地或勾引賊船或謀殺商命甚至夾帶硝磺等物出海通夷不可不慎究其所自皆繇不肖營官受其常例任伊出沒實爲厲階（直指其源）又如江南吳淞劉河等營正與江北狼山諸營對峙出巡官兵每遇賊船對敵追趕賊船拋棄財物不肖官兵利其所有縱放長行養盜貽害令行各該江防海防及有司官嚴令江岸過晚不許停泊小船攬裝客貨仍取具各營并埠頭經紀有無違禁雙桅沙船在境月

此法可遵行不大不利利賴江防

閩公以賊縱被雁徒用倫以紳左人會購戰艦修造可以備發何以禦變任名言

報申臣衙門查考各營哨兵有能潔身任事擒拿盂河大盜一名者先賞銀拾兩仍行紀錄如因循積習此營縱盜被彼營拿獲者官兵定以兵法究處[illegible]于出信兵船有攬裝客貨與販私鹽與夫妄指民船爲盜公行刦掠者事發日除正犯擬以應得罪名外本官將領定行參究三日稽戰船以實信地江海之上戰艦爲先歲額修艌各有欵項分派防信遞來將領優游懈怠孤信官兵姓名空列支冊絕不出江查考舵兵安坐私家寘船港口或令一人看守似此職役造冊支糧仍復全領上下怠惰不獨有警而官哨不知卽船泊江干久經風雨

兵將會哨
古今頁註

保無朽壞乎如近日狼山周橋等營兵船百隻雖已允請修造而詢詘無給泒信舵兵斷不能水棲波宿責伊擒獲庸可得乎今責該將領諭令舵兵苦蓋各船住以爲家遇有盜賊鹽徒奮力擒拿仍一面放砲鳴鑼知會鄰信兵船協攻追剿有功員役分別獎賞如有船無兵或有兵無船先提將官究治守信官兵俱以軍法重究

四日嚴會哨以密巡警江海信地遼濶原設會哨法令南北各營總哨等官率兵駕船每五日一次會于適中之地隨用私記印戳于哨單哨簿其南北將領官令每半月會哨一次同至附近有司用印鈐蓋使官兵游巡

江上以張軍威以銷盜警法甚善也邇來將官懈怠總
哨偷安預將哨伞差一兵持一帖齎赴有司請印至期
亦令一兵執簿填寫了事今何時也尚可泄泄怠惰乎
今責南北各營將官嚴令總哨偏裨悉遵舊規如期駕
船會哨附近有司必驗人船俱到方准用印總哨舵兵
俱要南北親臨互相面會用戳如按臨日模糊支吾除
哨舵兵目細打發審究革外將領各官定行叅拏用印
有司亦另行議處五日足兵食以實營伍年來彊圉多
故兼以水旱頻仍欲防不虞則莫如練兵為實着近有
不肖將領希圖兵糧任情占役以致營伍空虛且甚者

未給則虛空名已給則被尅減皆足則兵氣千古利弊扣盤托出可謂明目張膽

冷補熱補之法一遇延閣緩則借彼應此急則募民充兵彼原非弁行伍中人欲其跳步伐也得乎臣嘗委附近有司不時嚴查或有空少及年貌不對者開冊申報以憑究處又查得各營衛兵粮原編有司徵給遞來歷年應給兵糧全不依期給發以致軍兵泣訴至於所報支解數目漫無稽考惟憑紙上盈縮除臣另行吊查外仍令各掌印官速查應給糧餉盡數徵給毋容奸胥糧解侵欺如仍前拖延定行提究至若附近有司奉委放糧必須親臨會放抽封較準逐名唱給務使兵有實獲而後可如營官放時尅減放後科取許被害兵據實赴告

先肅鹽捕昇扳本案謬之諭

以憑拏究尤在有司嚴遵法紀大破情面正於此擬風力耳六日肅鹽捕以緝盜徒訪得沿江濱海之處鹽徒公行出沒無忌名爲鹽徒實行刼擄事發自認私販問配結局事完隨復入夥肆刼商船是鹽徒即强盜也近如蘇州府青草沙地方鹽快泰茂陳宇等坐駕小哨盤詰爲繇打刼客船今已擒拏發究是鹽捕即强盜也欲緝鹽徒先肅鹽捕合責令府州縣印官嚴行鹽捕官員晝夜巡緝遇有鹽徒船隻即時擒拏發究如有縱容并借稱盤詰而反行刼掠者事犯自除將正犯究罪外各鹽捕官定行恭處至于各信官兵戰艦星列而鹽徒不

練兵人皆知之[illegible][illegible]一法尤爲宕畫

能擒勦一旦鯨鯢作釁安望其折衝禦侮以清海甸耶以後信地疏縱事犯、則溺職官員另行褫斥、兵聽究革、七日嚴操練以鼓士氣　國家厚餉以養兵將、原欲閑習武藝用防不虞然效力在兵而將兵在將必爲將領者熟於步伐精于騎射然後責兵練習誰不率從邇來各營將領、愽帶長袖貌同儒紳其于鞍馬弓矢漫不講練間一乘馬兩僕挾擁徐行若不勝憔憔然夫不自閑習而徒責之兵庸可冀乎今責令各營備步堵要濶四尺高八尺、閱操時、除各分派試藝外、各將領須是騎射兼試射以觀其巧力騎以觀其膽威騎射俱優者給以

虎食人
等夾跡
如議
除直可
水無流賊

上賞。仍行紀錄。如兩不相兼。並還無一長者。定分別重
輕。以軍法究處。入日剪民害。以靖地方。訪得蘇松常鎮
淮揚之間、有等喇虎天罡、結黨立盟、名曰打行。又有一
等鏇棍、蹉棍、把持衙門、綁風捕影、嚇告夥証、名曰紫火。
囤。又有一等賭棍。凡遇幼年子弟、誘嫖囤賭、一入其彀、
不至于準折田房子女不止、又訪得三吳間更有一等
神棍。投爲宦奴。倚勢騙害。或吞人產業。或謀人妻女。窩
訪賫訪。無所不爲。以上三項光棍。悉聽指揮荷膕其鋒。
即假虎威。直至傾家喪命。欲尚未厭。今責令各掌印官、
嚴諭鄉約保長、坊內如有此輩、即塡入善惡簿內、朔望

日送該府州縣嚴行究處仍置木匾釘其門首明書其
棍其人之家至于窩訪窩盜土豪勢要鹽徒衙蠹併令
各府州縣及理刑官訪實賍証審報拏獲如徒空文罔
設併以萊傳搪塞定以罷軟叅處

文章最鉅者無過奏疏賈太傅治安傳矣惜未見用
于時古今扼腕讀張院入要洞達刑弊鑿鑿可見施
行恨爲道窾所阻然其疏已日月垂矣公矢心天日
壁立千仞遇事敢言不避權貴人但欽其正直爾及
爲兩浙轉運使適值鹽鑑錯萬難措手公志在足國
一政先刑商不數月而鹽井翻清遠來近悅則有儘俤
存焉寧獨飛輓無虛畫哉時事孔棘朝野望以拯濟
者久矣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十三終